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八下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琳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孫如灝

#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八下

宋 楊復 撰

## 祭物下 祭禮十二下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疏曰此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皆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故左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是天子亦得以肥也又公羊云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稷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者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

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喪祭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也據此諸侯不得用犧牛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下云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諸侯有犧牲大牢者諸侯對卿大夫亦得云犧若對天子則稱肥耳其大夫牲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故上云大夫犧賦爲次但不毛色純耳又曰案楚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然者即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　曲禮下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少詩照反　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疏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祭

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各隨文解之知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大斂小斂以特牲而云薦新故知既祭又薦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譏其用七月明當用六月是也魯以孟月爲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非鄭義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

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案春秋桓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者左氏見其瀆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廩災左氏公羊以為不應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為公會王人于洮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宫者鄭禘祫志以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喪終之禘不擇月定公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特為此祭故不用常月此等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云士薦牲用特豚者案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薦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云大夫以上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也言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雖用羔天子諸侯亦用餘牲不皆用羔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麻云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者所謂是禮器文士薦而云百

官者舉大夫以上而言士之屬吏以衆言之亦曰百官故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記閣荅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殽脅百官皆足抑謂此也引詩曰者是豳風七月之篇也云四之日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其朔旦之時獻羔祭用韭薦於廟引之者證薦用羔之義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疏曰言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物俱有故云相宜非謂氣味相宜其相宜者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是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握謂長不出膚 長丁丈反 疏曰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

諸侯無故

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故謂祭饗　疏曰案膳夫王日一舉品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日食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也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

庶羞不踰牲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　疏曰案有司徹是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酏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牢則糝亦不

用牛肉以羊肉爲羞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王制夏后氏尚黑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黑色正音征又如字下同

疏曰此一節論三代正朔所尚色不同各依文解之又曰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又春秋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注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注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爲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十二月爲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高陽氏以

十一月為正尚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有少皞以十二月為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為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為正尚白伏犧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犧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犧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天質法地周文法地而為天正殷質法天而為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二而復各自為義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為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為下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為天統建丑之月為地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為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為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牙故為地統建寅之月為人統者以其物出於地人功當須修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為正者以其此月物生微細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為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所尚既異

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徵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是天之所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洛予命云湯觀於洛沉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泰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汎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

牲用玄 玄黑類也 疏曰案周禮考工記七入為緇鄭云玄則六入者與是玄黑類也

殷人尚白 以建丑之月為正物牙色白

周人尚赤 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

疏曰案上殷尚白之下注云物牙色白此萌色赤不同者萌是牙之微細故建丑云牙若散而言之萌即牙也故書傳略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此皆據一種之草大汎而言故建子始動建寅乃出至如

薺麥以秋而生月令仲冬荔挺出不在此例也此文質雖異殷質周文大汎言之乃前代質後代文也故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是也

牲用騂 騂息營反呼營反 騂赤類 檀弓上

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

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今月令四為田 為于偽反下為民同

疏曰案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云乃命四監收秩薪柴薪柴亦出於山林川澤云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屬以其取芻養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仲夏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兼外內諸侯也此云鄉遂之屬者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秩常釋古文云今月令四為田者今田監大合秩芻義亦通也

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共音恭下同牲以供祠神靈為民求福明使民艾芻是不虛取也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圓丘也上帝大微五帝　疏曰為民求福者雖是尋常事神因事神之時為民祈福云是不虛取者若不為民祈福浪使民艾芻是在上虛取民力今還祈福與民民皆蒙福是不虛取民力役使之也云上帝大微五帝者案周禮司服云昊天上帝鄭以為昊天上帝秖是一神北極耀魄寶也知此皇天上帝不秖是耀魄寶之上帝為大微者以周禮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別云五帝故知昊天上帝亦唯一神此月令皇天上帝之下更無別五帝之文故分為二

季冬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此所與諸侯共

者也列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　疏曰此至之享皆命大史也列次也來歲方祭祀須犧牲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大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土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既漫言諸侯則異姓同姓俱然也賦之犧牲者賦稅出也次之隨國大小而出之也以共皇天者賦牲所共也皇天天皇大帝也上帝者靈威仰五帝也社稷者王之社稷也諸侯乃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饗獻也出牲以共獻于上帝諸神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此所以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　疏曰芻豢猶犧牲也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也寢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別又命同姓國共之也言芻乃是牛羊而又云豢則是犬豕也天地不用犬豕社稷大牢乃有豕而不用犬故沒其命芻豢而徒云天地犧牲也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也

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疏曰宰小邑也歷亦次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歲終又小宰列次畿內之地大小并至於庶民受田唯土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庶民則士在其中省文耳注云此所與卿大夫庶人共之則各賦稅之卿大夫出其采地賦稅無采地出其邑之賦稅庶人無邑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共上是庶人亦出賦也故下云凡在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是也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疏曰雖有其邦國

采地此賦要由民出者有邦國謂諸侯有采地謂卿大夫賦稅所來皆由民出必由民者以經中云天下九州之民不云諸侯卿大夫獨云民故鄭云此也

月令

仲秋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行下孟反芻初俱反豢音患瘠在亦反中丁仲反

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也所案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

疏曰此月鳥獸肥充因宜省視故命之循行犧牲以下之事也視全具者亦宰祝所視也下皆然王肅云純色曰犧體完曰全案芻豢者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皆案行之也瞻肥瘠者瞻亦視也肥充也瘠瘦也察物色者物色騂黝之别也周禮陽祀用騂

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必比類者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本異其色是比也大皞配東亦用青是其類也量小大者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也視長短者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也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者上帝天也若事事當法則天神饗之也又曰案周禮大宰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故鄭知此視牲由太宰云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者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牛羊曰芻案樂記云豢豕為酒周禮犒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犬豕曰豢

仲春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　疏曰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其犧牲其應祀之時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言也蔡氏云此祀不用犧牲者祈不用犧牲謂祈禱小祀也不用

犧牲若大祀則依常法故上云以大牢祠高禖是也　月令

梓人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

脂牛羊屬膏豕屬致美味也　疏曰鄭注內則云凝者曰脂釋者曰膏　春官

遂人凡國祭祀共野牲

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　疏曰云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者謂牛羊豕在六遂者故曰野牲牧人云掌牧六牲以待祭祀故知此野牲亦入牧以待事也　地官

遂師凡國祭祀共其野牲

上同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

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牷純也玄謂牷體完具　疏曰云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者阜盛也蕃息也物謂毛物言使肥盛蕃息各有毛物謂五官各有牛人羊人犬人豕人之等擇取純毛物者以供牧人牧人又供與充人芻之三月以祭祀故云以供祭祀之牲牷

也又曰案爾雅所釋六畜有馬牛羊豕犬雞故鄭依而釋之案膳夫供六牲鄭注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則此云牲亦據將用為言也司農云牷純也後鄭不從者尚書云犧牷對犧不得為純色其純下文毛之者是也故玄易之云牷體完具也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岳四鎮四瀆也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為幽幽黑也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

疏曰言凡與下陽祀陰祀望祀等為目故云凡以廣之也又曰騂牲知是赤色者見明堂位周人騂剛檀弓云周人牲用騂周尚赤而云用騂故知騂是赤也云毛之取純毛也者對下文云尨是雜色則此經云毛之者皆是取純毛也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并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者但天神與宗廟為陽地與社稷為陰案大宗伯

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謂圜丘方澤下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是天與崑崙牲用蒼用黃四時迎五方天帝又各依其方色牲則非此騂牲黝牲惟有郊天及宗廟社稷一等不見牲色在此陽祀陰祀之中可知案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騂是南郊用騂也檀弓云殷尚白周尚赤是祭宗廟用赤也據此而言則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用騂也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是社稱陰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于北郊就陰位彼對郊天就陽位則是神州之神在北郊而稱陰以是知陰祀中有祭地于北郊及社稷也不從先鄭陽祀春夏者周祭宗廟四時同用騂夏至祭地方澤牲用黃春夏迎氣牲各隨方之色明不得同用騂故不從也又知望祀是四望者以其言望與四望義同故知是四望五嶽等也云黝讀為幽幽黑也者以其幽是北方故從黝為黑也後鄭先解陰祀後釋陽祀者陽祀侍先鄭釋訖隨後疏之故也

凡時祀

之牲必用牷物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　疏曰時言凡者山川已下非一故亦言凡以廣之也必用牷物者對上方色是隨其方色不用尨尨是雜色則此牷物者非方非雜雖不隨方之色要於一身之上其物色須純其體須完不得雜也假令東方或純黃純黑南方或純白純青皆得也又曰知時祀是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者案司服山川羣小祀川澤四方百物在四望下此上文云天地四望此時祀又在四望下又四方山川之等亦依四時而祀故知時祀是山川至百物鄭唯據地之時祀若天之時祀日月已下亦在此時祀中也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尨亡江反　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故書毀為甈尨作庬杜子春云甈當為毀庬當為尨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屬　貉莫霸反甈丘例反副普逼反　疏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也又曰知外祭中有

表貉者據上文外神之中已云天地至四方百物依時而祭者已盡此別言外祭則外祭中唯有表貉之事案大司馬田獵之時立表而貉祭司几筵亦云貉用熊席又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案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亦是非常外祭之事若然此云尨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據尨中有黃色者用之不必純黃云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者此文承于春之下不言玄謂當是于春所解也案宗伯云副辜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磔禳又案小祝職云將事侯禳皆是禱祈除殃咎非常之祭用尨之類故引以為證也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為犧　疏曰牧人養牲臨祭前三月授與充人繫養之故云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又曰云犧牲毛羽完具也者云犧牲不云

牷則惟揀純毛者而鄭云完具者祭祀之牲若直牷未必純犧若犧則兼牷可知故鄭以完具釋犧云授充人者當殊養之者牧人之牲未用祭者總在一處不殊今將以祭者則殊別繫養之云周景王時者此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又云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注犧者以喻人之有純德實宜為君彼直云自憚其犧不云雞鄭以義增之耳引之者證犧是純色之意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謂非時而祭祀者 疏曰云不繫者謂若上文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是非時而祭祀者也 地官

羊人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布泉 夏官

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職音特或

餘式反之式反注樴同　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為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杙餘式反餘則反　疏曰云凡祭祀者祭祀非一故亦言凡以廣之云享牛者謂正祭之牛云求牛者謂繹祭之牛云以授職人而芻之者謂授充人繫養者也又曰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者若此以為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仍是正祭牛則不應以正祭而云前祭一日若不據祭祀以為齊時所食齊則十日不應惟止一日而已其言無據故後鄭不從也云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者案上文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非時而祭則不繫之此經授職人繫之明非禱祈非時祭者故後鄭亦不從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者以其宗伯祭宗廟六者皆云

享則享是正祭可知破先鄭為前祭一日之牛也云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也者今日正祭于廟明日繹祭在門外之西室故鄭云孝子求神非一處以解求外為繹祭之牛也故郊特牲云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是名繹祭為求也云職讀為樴者凡官皆有職直云職人無所指斥但職樴聲相近誤為職故讀從樴充人置樴入地之時樴樴然作聲故以聲名其官也云樴謂之杙者爾雅釋宮文郭注云橜也云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者與疑辭疑之者凡牲堪祭祀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時牧人乃授充人充人乃繫養之今若即以樴人為充人則隔牧人故連牧人而言之明先至牧人乃至充人經據後而言之耳云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者鄭直言養之者則養者之中選兼有牧人充人也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簝音老劉魯討反　鄭司農云互謂楅衡之屬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

簝受肉籠也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 盛音成縣音玄 疏曰先鄭上文楅衡共為一物後鄭已不從今以互與楅衡共一彌不可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其義可知但祭祀殺訖即有薦爓薦孰何得更以肉縣于互乎然當是始殺解體未薦之時且縣于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以懸肉也故詩云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注云肆陳也謂陳於互者也 地官

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職之弋反樴音弋注樴同展省閱也職讀為樴樴可以繫牲者此樴人謂充人及監門人 監古銜反後同 疏曰肆師以將有天地宗廟大祭祀牧人以牲與充人之時肆師省閱其牲看完否及色堪為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職人也又曰鄭讀職為樴者但三百六十官皆有職司若言職則無所指斥若為樴為繫謂置臬之時樴樴然作聲故讀從樴可以繫牲者也云此樴人謂充人及監門人者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

芻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故知犧人是此二官也言此犧人對彼犧人不要是充人監門人也牛人所云犧人者彼鄭注充人并牧人在其中矣此有監門人者指兼祭諸神司中之等春官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

疏曰云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者但祭祀之牲皆體全具故以牷言之也云祀五帝者上云掌繫祭祀之牲牷則總養天地宗廟之牲下别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又曰云牢閑也者校人養馬謂之閑此養牛羊謂之為牢言閑見其閑衛言牢見其牢固所從言之異其實一物也云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者案春秋有郊牛之口傷鼷鼠食其角自外恐更有禽獸觸齧故鄭總云焉云養牛羊曰芻者此經云繫于牢芻之惟據牛羊若犬豕則

曰豢又不繫之矣云三月一時節氣成者繹必以三月之意案宣三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云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天牲是其三月之義也

享先王亦如之

疏曰上經天地外神已别于上故今以先王亦如之亦繫于牢芻之三月也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　疏曰云散祭祀之牲直言繫于國門使養之不言三月則或一旬之內而已不必三月也案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芻豢牲則不必三月其諸侯祭祀養牲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孔注云遠牛羊豕近犬雞之屬則諸侯祭祀養牲亦得三月及旬則天子亦有浹日之義若然此散祭祀亦可浹日而已又曰鄭知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者見上文陽祀陰祀望祀皆云毛之社稷四望已入毛之

科內下別云凡時祀用牲物其中無社稷四望唯有天神司中司命以上地神山川以下此散祭祀則上時祀之神也故知散祭祀是司中以下言之屬者其中兼有林澤百物之等也云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者司門總主王城十二門皆別有下士及府史胥徒今養牲者是十二門而云司門之官者總官首而言之其實非司門自養則先鄭云使守門者養之是也

展牲則告牷

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告展牲者也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　疏曰先鄭以為選牲時後鄭不從者若是選牲時應在牧人牧人選訖始付充人今既在繫養之下乃言展牲則告牷明非初選牲故不從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者此舉漢法以況之又引特牲禮者以其天子禮亡故舉以言焉案彼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前之夕夕牲時云舉獸尾者士用兎腊言獸尾止謂兎也言近之者彼謂士禮引證

天子法故碩牲則贊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云近之

肥腯　疏曰上經夕牲時此經據正祭特言碩牲者謂君牽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皆云博碩肥腯此充人既是養牲之官當助持牛紖而牽之又曰鄭知有君牽牲者是祭義云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天子亦當然又引春秋傳者此春秋左氏傳楚武王侵隨隨少師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又云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是其事也

地官

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監門門徒　疏曰牧人六牲至祭前三月則使充人繫而養之若天地宗廟則繫於牢芻之三月若其散祭祀之牲則不在牢遣

此監門門徒養之不必三月也凡歲時之門受其餘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疏曰凡歲時之門者歲之四時祭門非一故云凡以總之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為水祈禱故左氏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于門之事同上

槁人掌豢祭祀之犬養犬豕曰豢不於饎人言其共至尊雖其潘瀾戔餘不可褻也潘芳袁反或作藩瀾魯旦反戔音淺本作殘疏曰養犬曰豢此經是也知養豕亦曰豢者見禮記樂記云豢豕作酒非以為禍是養豕曰豢也云不於饎人言其共至尊雖其潘瀾戔餘不可褻也者以其饎人所炊米為祭祀及共王與后並是至尊故雖是米之潘瀾戔餘亦不得褻之與犬故於此言之也同上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瘞於例反又烏計反鄭司農云牷純也物色

也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瘞謂埋祭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 轢音歷 疏曰先鄭云牲純也者案尚書微子云犧牲牲用注云犧純毛牲體完具彼牲與犧相對是犧為純毛牲為體完具此無犧故以全兼純也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者此謂王將祭而出國軷道之祭時即大馭所云者是也但軷祭之時犬羊俱得故生民詩云取羝以軷是以聘禮注云其用牲犬羊可也是其兩用也云瘞謂埋祭也者謂祭地之時故引爾雅為證若然經云用牲物既純毛則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之類也

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 駹亡江反 故書駹作龍鄭司農云幾讀為庪爾雅曰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大宗伯職曰以埋沈祭山川林澤以罷辜祭四方百物龍讀為駹謂不純色也玄謂幾讀為刏珥當為衈刏衈者釁禮之事 庪九委反又居綺反縣音玄罷孚逼反 疏曰幾珥言凡則宗廟社稷壇廟新成者皆釁之故云凡也云沈辜者沈謂沈

牲於水辜謂副磔牲體以祭云用駹者駹謂雜色牲此則牧人云毀事用駹是也云可也者用純為正用駹亦可也又曰先鄭讀幾為庪雖引爾雅後鄭不從引大宗伯證沈辜於義是也云玄謂幾讀為刉從士師為正珥讀為衈從雜記為正云釁禮之事者據雜記而知也

秋官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　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　黝於糾反　疏曰陽祀用騂陰祀用黝者牧人文彼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鄭舉此二者其望祀各以其方色牲及四時迎氣皆隨其方色亦辨其毛物可知也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釁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面禳四面禳也釁讀為徽　疏曰云凡祭祀面禳者祭祀謂宗廟之屬面禳謂祈禱之屬又曰鄭云釁釁廟之屬者言之屬則釁鼓釁甲兵皆在其中釁廟以羊已下雜記文司農云面禳四面禳則侯禳

禳謂禳去惡祥也云覺讀為徽者亦謂以徽為飾治之義也

春官

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 毛擇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 疏曰言辨其名物者若六牲皆有名若馬牛羊豕犬雞物色也皆有毛色共宗廟用騂之等云頒之于五官者六卿應言六官而云五者以其天官貳王治事尊而不使奉牲故五官也云使共奉之者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旦在廟門之前頒與五官使共奉之助王牽入廟即祭義所云卿大夫贊幣而從之彼雖諸侯法可況天子也又曰先鄭云司徒奉牛已下皆案職知之若大司徒有牛人即云奉牛牲宗伯職有雞人即云供雞牲司馬職有羊人校人掌馬即云共羊牲奉馬牲司寇職有犬人即云奉犬牲是以先鄭依而用焉唯司空職亡先鄭知主豕者五行傳聽之不聰則有豕禍是豕屬北方司空冬官故奉豕

牲也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逆齍受饎人之盛以入省鑊視亨腥孰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　饎昌志反亨普庚反

疏曰此云省牲眡滌濯省鑊與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其大宰省牲者察其不如法其逆齍即大宗伯涖王齍者是也大宗伯涖之小宗伯迎之是相佐也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耳又曰知齍受饎人之盛以入者案少牢饎爨在廟門之外明天子諸侯饎爨亦在廟門外今言迎齍明於廟門之外迎入向廟堂東實之於簠簋也云省鑊視亨腥孰者案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鄭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孰其殽體解而爓之此謂祭宗廟朝踐饋獻節彼下文更有體其犬豕牛羊謂室中饋孰亦須鑊鄭不言略也云時薦陳之晚早者陳謂祭前陳饌于堂東薦謂薦之於神坐皆有晚早云備謂饌具者此饌具即堂東所陳陳備即告告王祭時已至當行事

也同上

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稾

絼持忍反　飾謂刷治絜清之也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玄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水稾給殺時洗薦牲也絼字當以豸為聲　椵音加沇音瑕豸直氏反　疏曰言凡祭祀謂王之天地宗廟先大次小之祭祀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飾其牛牲者祭祀尚絜淨故飾治使淨也設其楅衡者恐抵觸人故須設楅于角牽時須易制故設衡于鼻置絼當牽行故亦置之于鼻也須洗薦牲體故共其水稾也又曰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者司農意以衡為持故云所以楅持牛以楅衡共一物解之與子春同後鄭不從之矣云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者若然自漢以前皆謂之絼案禮記少儀云牛則執紖

紖則綴之别名今亦謂之為紖也云皆謂夕牲時也者但夕牲在祭前之夕正祭在厥明二時皆有此事明據在前夕牲時而言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者子春意楅衡唯設于角與司農義同後鄭亦不從也玄謂楅設于角者楅者相楅迫之義故知設於角云衡設於鼻者衡者横也謂横木於鼻今之駞猶然故知設於鼻破先鄭子春之義云如椵狀者漢時有置于犬之上謂之椵故舉以之為况衡者也云水稾給殺時洗薦牲也者其牛將殺不須飼之又充人已飼三月不得將殺始以水稾飲飼水所以洗牲稾所以薦牲故雙言洗薦牲也云綴字當以豸為聲者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豸但牛紖以麻為之從糸為形以豸為聲故云綴字當以豸為聲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毛炮豚也爓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 腯徒忽反

疏曰言歌舞

牲者謂君牽牲入時封人隨後歌舞云博碩肥腯也云及毛炮之豚者謂造炮豚之時則爓去其毛以炮之也又曰案禮記祭義云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是君牽牲入時也云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者解封人隨牲後歌舞之時節及使神歆享之意云毛炮豚者爓去毛而炮之者經直云毛炮恐人以并毛炮之案禮記內則有炮豚炮牂皆編萑以苴之塗之以墐塗孰乃擘去之彼雖炮亦不言去毛炮之鄭知去毛者牂豚之毛於牲無用空以汙損牲體故知凡炮者皆去毛也云以備八珍者彼內則八珍之中有炮豚此炮豚與彼同故知此炮豚以備足八珍也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者此左氏桓公傳隨季良之辭彼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引之者證封人歌舞牲時有此辭也

地官

羊人掌羔牲凡祭羔小羊也詩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疏曰祀飾羔凡正祭皆用成牲今言祭祀飾羔則非正祭用

蓋是以鄭引詩為證云四之日者謂用建子為正主建卯四月夏之二月之日公始用冰欲開冰之時先獻羔祭韭而啓氷室乃出氷也 夏官

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 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為可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 疏曰言凡語廣則天地宗廟皆有射牲之事又曰言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為可者案禮記君親制祭詩云執其鸞刀以啓以毛則射外兼為而言唯射者彼亦示行之非正制之耳引國語者欲見有射牲之事彼據祭天而言 同上

射人

祭祀則贊射牲 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貙劉云 貙力朱反一如字 疏曰鄭知烝嘗之禮有射豕者據逸烝嘗禮而知云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者據祭天之時牲則犢也若然宗廟之祭秋冬則射之春夏否也祭天則四時常射天尊故也是以司弓矢共

王射牲之弓矢此射人贊射牲也諸侯已下則不射楚語云劉羊擊豕而已云今立秋有貙劉云者漢時苑中有貙劉即爾雅貙似貍劉殺也云立秋貙殺物引之者證豕嘗在秋有射牲順時氣之法 同上

大僕贊王牲事 牲事殺割匕載之屬 疏曰云牲事殺割者言殺據祭祀之時王親自射牲故司弓矢云共王射牲之弓矢注云射牲示親殺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為可殺時大僕及射人大宰等皆贊之國語云禘郊之事天子必親自射牲彼據祭天司弓矢云凡祭祀言凡語廣則祭社稷宗廟亦射牲也知有割牲者郊特牲云君肉袒親割敬也注云割解牲體禮器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注云親割謂進牲孰體時祭統亦云君執鸞刀羞嚌彼據諸侯明天子亦然云匕載者案易震卦彖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注云雷發聲百里者諸侯之象人君於祭祀之禮匕牲薦鬯而已其餘不親彼諸侯親匕明天子亦然是以大僕得有贊牲之事少牢

不親匕下人君故也特牲親匕者士卑不嫌也 同上

小臣小祭祀掌事如大僕之法 同上

司士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割牲制體也羞進也 疏曰此割牲兼羞俎豆不言祭祀享食之事則凡有割牲及進俎豆者皆為之又曰言割牲制體也者若據祭祀則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體其犬豕牛羊之類鄭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匕體是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為二十一體是也體其犬豕牛羊鄭云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衆俎也更破使多熟而薦之若據饗則左氏傳云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是也 同上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 脩鍛脯也鄭司農云刑膴謂夾脊肉或曰骨肉也骨鯆謂骨有肉者玄謂刑鉶羹也膴腜肉大臠所以祭者 疏曰掌外祭祀之割亨者謂天

地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外神皆掌共割亨云陳其俎鼎實之牲體魚腊者謂若鼎十有二者也云脩鍛脯也者謂加薑桂鍛治之若不加姜桂不鍛治者直謂之脯鄭司農云刑膴謂夾脊肉者刑膴為二物有明文先鄭以為刑膴夾脊肉故後鄭不從云或曰膺肉也者無所出後鄭亦不從玄謂刑鉶羹也者案特牲有鉶羹謂鉶器盛豕膮設於薦南故名鉶羹云膴牒肉大臠所以祭者膴魚肉緫有也公食大夫禮云庶羞皆有大謂大臠據肉而言案有司徹云主人亦一魚加膴祭于其上此據魚而言也膴又詁為大故云膴牒肉大臠所以祭者也官

天　鄉師大祭祀羞牛牲疏曰案大司徒職云奉牛牲此又云羞牛牲者鄉師佐大司徒故此云羞牛牲也　地官

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肆訖歷反司農音四下同　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

禮曰肆解去蹄　疏曰云祀五帝者謂四時迎氣於四郊
及總享五帝於明堂既大司徒奉牛牲又云羞其肆者羞
進也肆解也謂於俎上進所解牲體於神坐前又曰鄭
解司徒奉牛之意故云牛能任載地類也故屬地官司
徒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者骨體肩臂脊脅之
屬司農以肆為四音讀之故云肆陳也謂陳牲體於俎
上即體解折節為二十一體是也故云陳骨體也云謂
進所肆解骨體者後鄭之意以肆為擿音讀之肆解骨
體者為七體解之故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案士喪禮
曰特豚四鬄去蹄彼注云四解之殊肩髀彼言殊肩髀
與此骨體一也但彼云四鬄此云肆解其字不同者鄭
直以義讀之非彼正文此云肆當彼鬄也後鄭必不從
先鄭為肆陳骨體為二十一體者案禮運云腥其俎孰
其殽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也孰其殽謂體解
而爓之祭祀之法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牽
入時即言羞其肆明先豚解又案國語禘郊之事則有

全烝明知不得先有體解若然則禘郊之事先全烝始後豚解也若宗廟之祭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解禮運所云者是也

享先王亦如之 疏曰享先王不辨祭之大小彼大宗伯四時及禘祫六者皆稱享云亦如之者亦如上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又不言祭地者祭地之禮與天同 同上 小司徒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 小祭祀王玄冕所祭 疏曰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今於小祭祀則小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又曰案司服職云羣小祀則玄冕彼注云小祭祀林澤百物其於天神亦有小祀則風師雨師之等小祭祀既用牛則王之祭祀無不用牛者案酒正注以六冕差之絺冕所祭亦入小祀中今鄭不言之者以其社稷五祀於祭饌之事入次祀中故宗伯云血祭社稷五祀五嶽故於此奉牛牲不言絺冕矣 同上

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

于室　疏曰知升首於室者見郊特牲云用牲於庭升首于室注云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云報陽者首為陽對足為陰祭祀之時三牲之首俱升此特言羊者以其羊人所升不升餘牲故言羊也　夏官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　鄭司農云羞進也羊肆體薦全烝也羊殽體解節折也肉豆者切肉也玄謂肆讀為鬄羊鬄者所謂豚解也　疏曰先鄭云羊肆體薦全烝也者既不為豚解則先鄭讀為肆陳之肆又為賜音也先鄭為體薦全烝後鄭不從者以此經祭用羊是用大牢為宗廟之祭非祭天案外傳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俎是以知宗廟之祭不得全烝也是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注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孰其殽體解而爓之又云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是祭宗廟不得有全烝也是以後鄭讀肆從鬄羊鬄者所謂豚解也所謂者所謂士虞禮記云主人不視豚解豚解之法則士喪禮特豚四

鬄去蹄則四段解之殊肩髀如解豚故名豚解若然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正祭即體解為二十一體𩠐事畧則有豚解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爓有孰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獻則有體解而爓之酳尸乃有熟與大夫士不同也　同上

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奉猶進也　疏曰犬屬西方金犬既當方之畜故司寇奉進犬牲也　秋官

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奉猶進也　疏曰大祭祀自大司寇奉犬牲若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則小司寇奉進犬牲也　同上

諸子大祭祀正六牲之體正謂朼載之　疏曰案特牲少牢移鼎入陳即有一人鼎中匕出牲體一人在鼎西北面載之於俎既言正六牲之體明是此二事也　夏官

大司馬大祭祀羞牲魚授其祭牲魚魚牲也祭謂尸賓所以祭也鄭司農云大司馬主進魚牲　疏曰大祭祀謂天地宗

廟此大祭據宗廟而言其中小之祭祀亦為之矣又曰云祭謂尸賓所以祭也者大祭祀授尸祭饗食授賓祭祭者魚之大臠即少牢下篇云主人主婦尸侑各一魚加膴祭於其上膴謂魚之反覆者公食大夫亦云授賓祭故云祭謂尸賓所以祭若王祭則膳夫云授王祭是也先鄭云大司馬主進魚牲者必使司馬進之者司馬夏官夏陰氣所起魚水物亦陰類故使司馬進之也 夏官

小司馬小祭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 疏曰亦如大司馬羞魚牲授其祭之等也 同上

右犧牲

傳 聖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 鬼神百神也因外說故在宗廟之上也

序五牲之先後貴賤 五牲牛羊豕犬雞先後謂四時所尚也

諸侯之祭牛曰太牢 天子之大

夫亦太牢太牢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大夫索牛也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天子之士亦少牢也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不言特牲其文已著又與大夫互相足也無祿者稷饋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爲主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牛羊曰芻犬豕曰豢山川曰犧牷色純曰犧體完曰牷宗廟言豢山川言牲互文也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入其餘用尨索之割列禳瘞割割牲也列編辜禳面禳也瘞埋也是有五牲大戴禮郊特牲而社稷大牢牲孕祭帝弗用孕任子也易曰婦孕不育疏曰而社稷大牢者社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故以太牢報祭其牲則黝色牧人云陰祀

用黝牲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則神州亦用黝牲也其崑崙地祇用黃犢故大宗伯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其社稷與神州其樂用大簇與應鍾故大司樂云乃奏大簇歌應鍾以祭地祇注云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其玉神州則用兩圭有邸其社稷無文崔氏云玉當與神州同用兩圭有邸以四望亦用兩圭故也其服社稷則絺冕神州與崑崙服無明文崔氏云用大裘為崑崙之神玉則用黃琮鄭注宗伯琮八方象地其樂則用函鍾為宮故大司樂云凡樂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是也其夏至祭方澤之禮齊酒獻數與圜丘同其神州獻數與夏正郊天同而社稷之祭尊用大瓦甒三獻文具崔氏義宗於此煩而不錄也又曰婦孕不育者此易漸卦九三爻辭云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案漸

卦艮下巽上九三上與九五互體為離離為火腹孕之象也又互體為坎坎為丈夫坎為水水流而去是夫征不復也夫既不復則婦人之道顛覆故孕而不育引之者證經孕是懷任之意也 郊特牲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朝直遥反 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巡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更本擇牲意 疏曰此一經明孝子報覲竭力養牲之事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者云歲時謂每歲

依時謂朔月月半也躬親也既卜牲吉在牢養之而身朝之言朝者敬辭也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者犧純色謂天子牲也牷完也謂諸侯牲也犧牲所祭之牲必是養獸之官受擇取之養獸者若周禮牧人也君召牛納而視之者此更本擇牲之時君於牧處更命取牛采納之於內而視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者即前歲時朝之也巡行也皮弁諸侯視朝之服朔月月半君服此衣而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者是孝道之至極耕藉云敬之至養牲云孝之至互文也 祭義 上

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 說苑貴德

子期祀平王 子期楚平王之子結也平王恭王子昭王父也 祭以牛俎於王 致牛俎於昭王 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

何及王感祖肉而問牲用所及對曰祀加於舉加增也舉人君朔望之盛饌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大牢牛羊豕也會會三大牢舉四方之貢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特一也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少牢羊豕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特牲豕也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則民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角如繭栗郊禘祭天也烝嘗不過把握握長不出把者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備物體具而精潔者

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一而潔二精玉帛也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七事天地民四時之務也八種八音也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九祭九州助祭也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子至亥也擇其吉日令辰以致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百姓百官受氏姓也千品姓有徹品十為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也明德以昭之昭昭孝敬也龢聲以聽之中和之聲使神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至神至也休慶也毛以示物物色也血以告殺明不因故也接誠

拔取以獻其為齊敬也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齊潔也詩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肅疾也承奉也王曰芻豢幾何草食曰芻穀食曰豢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鶩之屬浹日十日也　國語楚語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范氏曰以瞽叟為父

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雍也

公羊子曰魯祭周公何以為牲 據廟異也 周公用白牡 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 疏曰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者知黑牡為夏牲者出明堂位文正朔三而改天正十一月者當以十三月為正故言當以夏矣

魯公用騂犅 騂犅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為差 疏曰騂犅赤脊周牲也者正以山脊曰岡故知騂犅為赤脊矣

羣公不毛 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 疏曰不毛不毛者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者正以牲用純色祭祀之禮而言不毛故以降于尊祖解之 文公十有三年傳

天子

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也王后必自舂其粢器實曰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刲刺也擊殺也夫人必自舂其盛在器曰盛上言粢下言盛互其文也天子親舂禘郊之盛帥后舂之王后親繰其服服祭服也祭義云夫人繰三盆則王后其一盆與周語曰王耕一撥班三之國語楚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也凡禘郊皆血腥也國語周語犧牲不粥於市尊物非民所宜粥賣也疏曰言犧牲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偪也王制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音

睢屬朱欲反　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譙在消反沛音貝泗音四社祠音辭或音祀　疏曰釋例曰汴水自滎陽受河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郡沛國至彭城縣入泗凡水首從水出謂之受流歸他水謂之入漢書之例為然言汴從河出睢從汴出也次謂水旁也下云用諸淫昏之鬼則此祀不在祀典故云此水次有妖神妖神而謂之社傳言以屬東夷則此是東夷之神故言東夷皆社祠之劉炫云案昭十年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彼亳社舊不用人杜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今知不然者彼傳云始用人於亳社故知舊來不用此云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既不言始明知舊俗用之劉炫破而歸杜過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　畜許又反非也　注同為用

于偽反下為人同又如字注放此　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

疏曰爾雅釋畜馬牛羊豕犬雞謂之六畜周禮謂之六牲養之曰畜用之曰牲其實一物也此云六畜不相為用昭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為用彼注不云馬而以其餘當之明其俱為祭祀所用彼此同也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玄云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六畜之言先祖者唯此一文而已以外牛羊之等其祖不知為何神也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略舉一隅據有文者言之耳沈氏云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豕以馬祖類之此等各有其祖

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

疏曰小事不用大牲者雜記言釁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隱十一年傳稱鄭伯

之詛使卒出豭行出犬雞如此之類皆是不用大牲也　僖公十九年春秋左氏傳

魯公索氏索先落反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朞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也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家語好生說苑

權謀

通修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乾音干　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厨也　蒐所求反獮息淺反腊音昔

疏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田獵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諸侯無事者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在田中又為田除害故稱田也一為乾豆者謂乾之以為豆實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是上殺者也二為賓客中殺者也三為充君之庖下殺者也故穀梁桓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為豆實次殺射髀骼死差遲故為賓客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故充庖厨又車攻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腢為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尊神敬賓之義又曰夏不田蓋夏時也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

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不田鄭之此注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故以為夏不田若何休稍異於此案穀梁傳桓四年公狩于郎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為短鄭玄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於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為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唯覩春秋見經故以為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行於世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為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為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當以此注為正云周禮春曰蒐以下周禮大司馬職文彼注云夏田為

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秋田為獮獮殺
也中殺者多也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鄭不釋
蒐者蒐擇也亦謂擇取不孕者以義可知故不解也無
然春秋四時田獵皆曰蒐者以春蒐之禮行之故也
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疏曰
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者若田獵不以其禮殺傷過多是
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田者則下文天子不合圍以
下至不覆巢皆是也　王制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如戰之陳中音仲下
放此陳直覲反下放此　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
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
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
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也　疏曰云
兵者守國之備者鄭欲解田獵者所以習兵故云兵是
守國之備引孔子語欲見須田獵以教戰云兵者凶事

者隱公傳文云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者蒐狩是田獵之名欲行蒐狩先芟草萊教戰訖乃入防田獵故云因蒐狩而習之是以書傳文戰鬭不可空習故於蒐狩以閑之閑之者習之是其習兵因蒐狩也云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者案莊公八年正月師次于郎甲午祠兵公羊傳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又曰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左氏說治兵於廟禮也注云三年而治兵與秋同名兵革將出故曰治兵穀梁傳亦云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鄭玄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云祠兵者公羊守之說因而作說文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為授兵於廟云於周司馬職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為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入無祠五兵之禮是以爾雅釋天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言反

尊卑者出則壯者在前老弱在後入則壯者在後老弱在前是以鄭此云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也云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者春教振旅夏教茇舍秋教治兵至冬大閱是各教民以一也

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

春田為蒐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　豵子工反施式豉反　疏曰案下大閱禮遂以狩田云火弊者謂田止也云獻禽以祭社者此因田獵而祭非月令仲春祭社也云春田為蒐者蒐搜也春時鳥獸孚乳搜擇取不孕任者故以蒐為名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

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　沛步未反　疏曰如振旅之陳者四時各教其一故春教振旅夏教茇舍但設經不可文文具設故云如振旅之陳皆轉相如也又曰茇讀如萊沛之沛

者棨王制云居民山川沮澤注云沮謂萊沛時俗有水草謂之萊沛故讀從之也云茇舍草止之也者以草釋茇以止釋舍故即云軍有草止之法

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

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礿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　去起呂反綏而誰反　疏曰在教戰之處辨號名既訖遂入防行苗田之法云如蒐之法者如上蒐時有司表貉誓民令鼓遂圍禁之等云車弊及以享礿二者則與春異以其春時火弊祭社此時車弊享礿也又曰以其春夏為陽主其生長故春田為蒐搜取不孕任者夏田為苗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其義但春時主孕乳故以不孕任解之也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者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

希者春秋左氏傳云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是車行遊取獸少故知用車示取物希也引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已下據殺訖而言毛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者據始殺而言也云大夫殺則止佐車王制注佐車驅逆之車案田僕云掌佐車之設驅逆之車佐車以與驅逆之車別者但王制佐車與田僕驅逆之車為一其田僕佐車自是田車之貳曰佐佐文雖同其義則異也若然驅逆之車言佐者能逐禽故以佐言之云礿宗廟之夏祭也者大宗伯文云冬夏田主於祭宗廟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者仲冬一陽生仲夏一陰生是陰陽在內故神象之而行祭也此祭因田獵獻禽為祭若正祭自在孟月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疏曰言教治兵者凡兵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以入兵為名尚農事秋以出兵為名秋嚴尚威故也云如振旅之陳者如春振旅時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法也遂以獮田如蒐田

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秋田為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為方聲之誤也而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 疏曰上文教戰班旗物訖遂又防行獮田之禮其法如蒐田之法云羅弊致禽以祀祊者秋田主用羅羅止田畢入國過郊之神位乃致禽以祀四方之神又曰云祊當為方聲之誤也者以祊乃是廟門之外內惟因祭宗廟又明日繹祭乃為祊祭今既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之神故云誤也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者以秋物成四方神之功故報祭之云詩曰以社以方者詩大雅引之證方是四方之神也

中冬教大閱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 辟音避 疏曰以冬時農隙故大簡閱軍實之凡要也又曰云春辨鼓鐸已下欲見春夏

秋各教其一至冬大閱之時總教之故云至冬大閱軍實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者以其王與諸侯所建秋冬同又秋云軍吏建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不言旞旌二者以其是出軍之法故不言道車游車所載大閱之時見尊卑之常故司常云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游車載旌此為異也鄭云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者大閱雖備禮是教戰非實出軍法是其空也秋教治兵治兵是出軍法故皆出軍之旗於彼是冬之空辟實出軍法者也趙商問巾車職建大麾以田注田四時田獵商案大司馬職四時皆建大常何鄭答曰麾夏之正色田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趙商又問巾車職曰建大白以即戎注云謂兵車司馬職仲秋辨其物以治兵王建大常注凡頒旗

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大白以即戎為何時答曰白者殷之正色王即戎者或將命或勞師不自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也

**遂以狩田**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　疏曰此一節總論教戰訖入防田獵之事故云遂以狩田也云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者對春夏言蒐言苗有所擇又秋名獮中殺者多對此圍守之此又多於獮故得守名也

**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駴本亦作駭胡楷反一音亥　鄭司農云及所弊至所弊之處玄謂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當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駴譟讙也書曰前師乃鼓鼖譟亦謂喜也　鼖音符又芳甫反　疏曰云及所弊者冬徒弊止之處謂百姓獵止又曰引書曰尚書傳文彼說武王伐紂時事

**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饁于輒反　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衆

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　疏曰云致禽饁獸于郊者亦謂因田過郊之神位而饁之又曰月令季秋天子既田云云者證彼祭禽于四郊與此饁獸于郊為一物其實彼一解以為是仲秋祭禽以祠祊為一也　夏官

服不氏凡祭祀共猛獸　謂中膳羞者獸人冬獻狼春秋傳曰熊蹯不孰　蹯音煩　疏曰上云養猛獸則猛獸皆養之此言祭祀所共據堪食者故鄭云謂中膳羞中膳羞唯有熊狼故引獸人與春秋為證案內則亦云狼臅膏可食也春秋傳者宣公二年晉靈公之時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趙盾諫之是也　同上

囿人祭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地官

獸人掌罟田獸　罟音古　罟罔也以罔搏所當田之獸　搏音博　音付　疏曰云掌罟田獸者罟罔也謂以罔搏取當田之

獸凡祭祀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共其完者疏曰凡此所共者於庖人云凡共死生鱻薧之物以共王之膳又曰知其完全者下經云凡獸入於腊人是其不完者故知此是完者天官

掌畜祭祀共卵鳥共卵可薦之鳥　疏曰還謂上經鵝鴨之屬其雖亦在焉夏官

䱷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薧䱷音魚　疏曰云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薧者此所共者共內外饔以共膳夫共王之膳羞即不掌祭祀之事　天官

鼈人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蠯蒲佳反蠃郎戈反蚳直其反長梨反　蠃螔蝓鄭司農云蠯蛤也杜子春云蠯蜯也蚳蛾子國語曰蟲舍蚳蝝　螔音夷蝓音由又音蝓蜯蒲項反蒲杏反蚳宜綺反舍音捨蝝悅全反允緡反　疏曰案醢人有蠯醢蠃醢蚳醢故以此三者授醢人又曰蠃螔蝓者一物兩名司農云

蠯蛤也者杜子春云蠯蜯也者蜯即蛤也亦一物云蚳蚳子者謂蟻之子取白者以為醢國語曰蟲舍蚳蝝者此亦是國語諫宣公之言謂夏蟲内含去蚳蝝蚳此經蚳也蝝謂蝗也與蚳别連引之也 同上

川衡祭祀共川奠 川奠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 鱐所留反蜃上忍反 疏曰鄭此注皆㨿醢人及籩人而言案籩人職云朝事之籩有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醢人云饋食之豆有蜃醢蠯醢蜃蠯是蛤則魚鱐及蜃皆川中所生之物故引為證川奠也言之屬者兼有蠯醢亦是川奠故云之屬 地官

澤虞凡祭祀共澤物之奠 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茆菨芡之屬 芡音儉 疏曰案籩人職加籩之實有菨芡朝事之豆有茆菹加豆之實有芹菹是皆澤中所出故引證澤物之奠也言之屬者兼有深蒲昌本之等故云之屬 同上

甸人共祭祀之好羞 好呼報反 謂四時所為

膳食若荆州之䱜魚青州之蟹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

䱜側雅反　疏曰尋常所共者並在內外饔今言好羞則是非常之物謂美魚之屬也又曰云四時所為膳食者謂四時之間非常美食云若荆州之䱜魚青州之蟹胥者鄭見當時有之又見禮記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苟可薦者莫不咸在且禹貢徐州貢蠙珠暨魚荆州無魚文是文不備是知好羞皆是魚也　天官

場人凡祭祀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享納牲　疏曰享納牲謂祭祀宗廟二灌後君迎牲納之於庭時后夫人薦朝事之豆籩豆籩中有果蓏之物故云享亦如之若然上言祭祀餘祭祀也　地官

甸師共野果蓏之薦

蓏力果反　甸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　瓞大結反　疏曰鄭言甸在遠郊之外者案載師公邑之田任甸地在二百里中司馬法百里為遠郊今言甸在遠郊外

則是二百里中云郊外曰野者釋經野野在郊外云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者案食貨志臣瓚以為在樹曰果在地曰蓏不辨有核無核張晏以有核曰果無核曰蓏今鄭云果桃李之屬即是有核者也蓏瓜瓞之屬即是無核者也此從張晏之義　天官

籩人掌四籩之實　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

疏曰言四籩謂下經朝事饋食加籩羞籩是也云之實者謂掌此四種籩中所實之物麷蕡白黑之等是也又曰鄭知籩是竹器者以其字竹下為之亦依漢禮器制度而知也云如豆者皆面徑尺柄尺亦依漢禮知之也云其容實皆四升者據其籩之所受則曰容據其所實麷蕡等則曰實故云容實皆四升亦約與豆四升同也

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　麷芳引反又芳勇反蕡符文反蒲悶反膴火吳反　蕡枲實也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熬麥曰麷麻曰蕡

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玄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形鹽鹽之似虎者膴胖生魚爲大臠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鱅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今河間以北煑穜麥賣之名曰逢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胅以啗所貴 枲思里反胖章涉反直輒反楅皮逼反 疏曰此言朝事謂祭宗廟二灌之後祝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八籩八籩者則麷爲熬麥一也蕡爲麻子二也白爲熬稻米三也黑爲熬黍米四也形鹽鹽似虎形五也膴以魚肉爲大臠六也鮑以魚於楅室糗乾之七也鱅爲乾魚八也又曰云蕡枲實也者案喪服云苴絰子夏傳云苴麻之有蕡蕡是麻之子實也又案疏衰裳齊牡麻絰子夏傳云牡麻者枲麻也則枲麻謂雄麻也若然枲麻無實而解蕡爲枲實者舉其類耳謂若圓曰簞方曰笥不同鄭注論語云簞笥舉類義同也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

進寒具口實之籩者此先鄭不推上下文勢祭祀為義直以為生人所食解之故後鄭不從也云熬麥曰麷字從麥知麷爲熬麥也云麻曰蕡者已釋詁云稻曰白者以其稻米見白云黍曰黑者爾雅有秬黑黍故知黑是黍二者亦皆熬之乃可也已上後鄭從之云築鹽以為虎形又引春秋傳曰者左氏僖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服氏云昌歜昌本之菹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服云尅形非是築尅為之故後鄭不從也云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者案司尊彝職除二灌有朝踐饋獻為食前二節彼又有朝獻再獻食後酳尸為一節又參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復為一總四節亦據祭宗廟故鄭云然也祭宗廟無血鄭云薦血腥者鄭注論語亦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皆謂毛以告純血以告殺是為告殺時有血與朝踐薦腥同節故連言血耳非謂祭血也

云形鹽鹽之似虎形者以為自然似虎形此破先鄭義鹽為虎形也云膴牒生魚為大臠者牒已釋訖云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者鄭以目驗知之言楅室者謂楅上為室云鱐者析乾之出東海者上云夏行腒鱐鱐已釋訖言出東海者亦目驗知之云王者備物近者腥之膴是也遠者乾之鮑及鱐是也因其宜者近宜濕遠宜乾也若然經鮑鱐二者魚在於中明二物皆魚云今河間以北煑穜麥賣之名曰逢引漢法證䵄亦是熬煑之麥云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者亦引時事證膴膴亦是腹腴以擬祭與啗貴者同也

饋食之籩其實棗𣗥桃乾䕩榛實

𣗥古栗字䕩音老又力到反榛側巾反乜都反

饋食薦孰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祼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乾䕩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

祼古亂反　疏曰此謂朝踐薦腥後堂上更體其犬豕

牛羊烹孰之時后薦謂之饋食之籩也其八籩者其實棗一也栗二也桃三也乾䕩謂乾梅四也榛實五也其於八籩仍少三祭乾䕩既爲乾梅經中桃是濕桃既有濕桃乾梅明別有乾桃則注引内則桃諸鄭云是其乾者既有濕桃明有濕梅可知以乾桃濕梅二者添五者爲七籩桃梅既並有乾濕則棗中亦宜有乾濕復取一添前爲八也必知此五者之中有八者案儀禮特牲少牢士二籩二豆大夫四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醢人饋食之豆有八此饋食之籩言六不類又上文朝事之籩言八下加籩亦八豈此饋食在其中六乎數事不可故以義參之爲八若不如此任賢者裁之也又曰云饋食薦孰也者謂於堂上饋孰之時后薦之云今吉禮存者吉禮謂祭祀以其天子諸侯祭祀之禮亡故云存者云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者以天子大夫大牢祭今用特牲少牢故知諸侯大夫士祭禮也云不祼不薦血腥者若天子諸侯則有室中二祼堂上朝踐

薦血腥之禮大夫則無此二者也云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者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別何者天子諸侯尸食前仍有饋獻一是饋孰陰厭陰厭後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爲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爲異耳云乾䕩乾梅也者以經乾䕩上有桃故知乾䕩乾梅也云有桃諸梅諸者內則文而鄭引之者證乾䕩中有乾桃乾梅故云是其乾者云榛似栗而小者今居山者見食之似栗而小亦目驗知之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加籩謂尸既食後亞獻尸所加之籩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蔆芰也芡雞頭也㮚與饋食同鄭司農云蔆芡脯脩

疏曰此加籩當尸食後王酳尸后亞王酳尸於時薦之四物重言之則八籩又曰加籩是尸既食後亞獻尸所加之籩者案春官內宗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以其內宗所薦明主於后又見特牲主婦獻尸云宗婦執兩籩於戶外主婦受設於敦南主人獻尸之時不見有

設籩之事故知唯主於后也少牢主婦不設籩者以其當日賓尸故也其下大夫不賓尸者亦與士同也云蔆芰也者屈到嗜芰即蔆角者也云芡雞頭也者俗有二名今人或謂之鴈頭也先鄭云蔆芡脯脩者先鄭意怪饋食重言故為脩替栗得為一義故引之在下也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餈昨資反

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也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為餌于僞反黏女廉反著直略反

疏曰此當主酬尸內饔進之於尸侑等者也云糗餌粉餈者此為二籩糗與粉為一物恐餌粢黏著籩故分于二籩之下又曰言羞籩為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天子祭祀之禮亡故取少牢大

夫禮解之杀有司徹上大夫當日賓尸正祭不設內羞故於賓尸設之此天子之禮賓尸在明日則祭祀日當設之案少牢下大夫不賓尸者賓長致爵受酢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天子之禮賓長受酢後亦當設此內羞庶羞于尸祝及王與后然鄭不引不賓尸而引賓尸者以其設內羞之禮同故秖引其一但王祭設於祝賓尸故於侑又賓尸主人酬尸後正祭賓長受酢後為異耳云故書餈作茨者此宜從食不得從草故先鄭破之從經為正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並於義是但於義不足故後鄭增成之云茨守或作餈者謂故書亦有作次下食者云謂乾餌餅之也者餅之曰餈未正乾之言故後鄭不從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者據當時目驗而知云合蒸曰餌餅之曰餈者謂粉稻米黍米合以為餌餌既不餅明餅之曰餈今之餈餻皆解之名出於此云糗者擣粉熬大豆者此與司農義同司

農不言擣故後鄭增成之云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者此本一物餌言糗謂熬之亦粉之餈言粉擣之亦糗之凡言互者據兩物相互今一物之上自相互直是理不足明故言互相足内則注擣熬穀穀則大豆也穀總名也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 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 疏曰祭祀言凡者謂四時禘祫祭皆共其籩籩則薦羞之實是也又曰云未食未飲曰薦者先薦後獻祭祀也據朝踐饋獻時未獻前所薦籩豆朝事饋食之籩是也云既食既飲曰羞者謂尸食後酳尸訖所進羞即加籩之實是也 同上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 韭音久菹莊魚反醓吐感反本又作監或一音昌蒲反臡乃兮反又入齊反菁作寧反又音精茆音卯北人音柳麋京倫反 醓肉汁也昌本昌蒲根切之四

寸爲菹三臡亦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
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
鄭司農云麋臡麋骭髓醢或曰麋臡醬也有骨爲臡無
骨爲醢菁菹韭菹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菹茅初生或曰
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爲卯玄謂菁蔓菁也茆鳧葵也凡
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　膊普博反莝倉卧反
骭戶幹反徐戶諫反蔓音萬又莫干反徐音蠻　疏曰
言四豆之實者豆與籩並設節數與四籩同時亦謂朝
事饋食加豆羞豆之實是也言朝事之豆者亦謂朝踐
節云其實韭菹醓醢者於豆肉韲菹之類菜肉通全物
若膴爲菹細切爲韲又不言菹者皆是韲則昌本之類
是也言昌本本根也昌蒲根爲韲言麋臡者以麋肉爲
醢以其并骨爲之則曰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爲八豆
並后設之又曰言醓醢肉汁者醓者以肉爲之醓汁即是
肉汁云昌本昌蒲根者本訓根云切之四寸爲菹者但
菹四寸無正文蓋以一握爲限一握則四寸也即是全

物若腜云作醢及臡已下者鄭以當時之法解之案王制云一爲乾豆鄭注云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脯非豆實亦謂作醢始得在豆與此先膊乾其肉義合鄭司農云麋臡麇骬髓醢此義後鄭不從云或曰麋臡醬也有骨爲臡無骨爲醢後鄭從之又菁菹韭菹者以菁爲韭菁於義不可後鄭不從若爲菲字菲則蔓菁於義爲是後鄭不應破之明本作韭不作非也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菹茅初生者茅草非人可食之物不堪爲菹或曰茆水草後鄭從之杜子春讀茆爲卯於義亦是玄謂菁蔓菁者破司農爲韭菁云茆凫葵也者增成子春等義云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者經云韭菹醓醢已下兩兩相配者皆是氣味相成之狀不可知故云其狀未聞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䗪醢蜃蚳醢豚拍魚醢　蠃力禾反脾婢支反徐蒲佳反析星歷反䗪蒲佳反徐薄雞反蜃市軫反拍音搏　蠃螔蝓蜃大蛤

蚳蛾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蜃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　蝷音移又音夷蝓音揄又音由蛤音閤蚳魚綺反膊音博下鎛同　疏曰言饋食之豆者亦與饋食之籩同時而薦其實葵菹蠃醢者此八豆之內脾析蜃豚拍三者不言菹皆韲也又曰言蠃蝷蝓蜃大蛤蚳蛾子皆爾雅文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者無正文可破故後鄭從之云蜃蛤也者謂小蛤亦於鼈人釋訖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者此釋經豚拍謂豚脅也云或曰豚拍肩也者謂豚肩也云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者此子春等二人雖複為豚肩解之仍從前豚脅為義故云聲如鍛鎛

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　芹音勤徐又音謹說文作菦云菜類蒿也箈音迨爾雅作薹同司農云水中魚衣也當徒來反沈云北人音尭改反又丈之反未知所出筍息

尹反　芹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醓醢肉醬也箈水中魚衣故書鴈或為鶉杜子春云當為鴈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箈箭萌筍竹萌　鶉音若　疏曰此加豆之實亦與加籩之實同時設之深蒲醓醢者深蒲謂蒲入水深以為虀醢醓與朝事之豆同箈菹者謂以箈箭萌為菹也云筍菹者謂竹萌為菹也又曰芹楚葵出爾雅鄭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者史游急就章云蒲蒻藺席蒲蒻只堪為席不堪為菹故後鄭不從云或曰深蒲桑耳者既名為蒲何得更為桑耳故後鄭亦不從云箈水中魚衣者此箈字既竹下為之非是水物不得為魚衣故後鄭不從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者此後鄭以時事而知破先鄭也云箈箭萌者一名篠者也筍竹萌者一名蕩者也萌皆謂新生者也見今皆為菹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酏食音嗣下同糝素感反　鄭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為餅糝食菜餗蒸玄謂酏

餈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餈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餗音速餈之然反糔思柳反劉相早反徐相幼反溲所柳反臅昌蜀反一音粟

疏曰此羞豆之實亦與羞籩之實同時設之言酏食者謂餈與糝食爲二豆又曰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爲餅者酏粥也以酒酏爲餅若今起膠餅文無所出故後鄭不從云糝食菜餗蒸者若今煮菜謂之蒸菜也亦文無所出後鄭亦不從玄謂酏餈也者案雜問志云內則餈次糝周禮酏次糝又酏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餈無酏周禮有酏無餈明酏餈是一也故破酏從餈也又引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者案彼上注舉猶皆也糔溲博異語謂取稻米皆溲之云小切狼臅膏者鄭彼注狼臅膏臆中膏也云以與稻米爲餈者彼鄭云若今膏餈云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者三肉等分云小切之者謂細切之云與稻米稻米二肉一者謂米二分

肉一分合以為餌煎之也餈糝二者皆有肉内則文故不從先鄭然則上有糗餌彼餌無肉則入籩此餌米肉俱有名之為糝即入豆案易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鄭注云糝謂之餗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為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案上膳夫注八珍取肝膋不取糝鄭注易糝又入八珍中者以其糝若有菜則入八珍不須肝膋若糝無菜則入羞豆此文所引是也八珍則數肝膋故注不同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　同上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　齊子兮反齊菹醬屬醢人者皆須醢成味　疏曰五齊七菹醢物乃是醢人所掌豆實今在此者鄭云齊菹醬皆須醢成味故與醢人共掌云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者醢人連言醬者并豆醬亦掌　同上

鹽人祭祀共其

苦鹽散鹽 苦音監又工戶反散悉但反下同 杜子春讀苦為監謂出鹽直用不涷治者鄭司農云散鹽涷治者㐽謂散鹽鬻水為鹽 監音古涷音練鬻音煑 疏曰苦當為監監謂出於鹽池今之顆鹽是也散鹽煑水為之出於東海又曰杜子春讀苦為監者監鹹非苦故破苦為監見今海傍出鹽之處謂之監云直用不涷治者對下經鬻鹽是涷治者也鄭司農云散鹽涷治者下經自有鬻鹽是涷治故後鄭不從 同上

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 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 疏曰言式法者謂祭祀大小皆有舊法式依而戒敕使共具之云與其薦羞者謂亦戒具之也又曰案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諸單言薦者皆是脯醢故知此薦亦脯醢云羞庶羞內羞者庶羞謂天子八豆諸侯六豆之等內羞謂祭祀食後所加言內者少牢所謂房中之羞糗餌粉餈是也 同上

腊人凡祭祀

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　豆音羞胖普半反杜音板脯非豆實豆當為羞聲之誤也鄭司農云膴膺肉鄭大夫云胖讀為判杜子春讀胖為版又云膴胖皆謂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胖為半體玄為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者此據肉之所擬祭者也又引有司曰主人亦一魚加膴祭于其上者此據主人擬祭者膴與大亦一也內則曰麋鹿田豕麕皆有胖足相參正也大者胾之大臠膴者魚之反覆膴又詁曰大二者同矣則是膴亦牒肉大臠胖宜為膴而腥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禮固有腥腍爓雖其有為孰之皆先制乃亨　夾脊古洽反又吉協反食音嗣麕京倫反覆芳服反腍而甚反爓徐廉反亨普庚反　疏曰知脯非豆實者案籩人職有栗脯則脯是籩實故云脯非豆實也知豆當為羞者案籩人職云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鄭云未飲未食曰薦已飲已食曰羞羞薦相對下既言薦脯明上當言羞脯也鄭司農云膴膺肉鄭大夫胖

讀爲判杜子春讀胖爲版又云膴胖皆謂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胖爲半體者文無所出皆非也玄謂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者此據肉之所擬祭者也又引有司曰主人亦一魚加膴祭於其上者此據主人擬祭者也膴與大亦一也內則曰麋鹿田豕麕皆有胖足相參正者注引有司并公食大夫二處證膴是大臠引內則明胖與膴不同故云足相參正云大者截之大臠者重解公食大夫云膴者魚之反覆者反覆謂魚生時在腹下今加之於上云膴又詁曰大者據爾雅釋詁文云二者同矣者大共膴同是一則膴是牒肉大臠同將祭先也云胖宜爲脯而腥謂肉薄不煮者云胖之言片析肉意者此解胖是薄義云禮固有腥脍爓雖其有爲孰之者祭祀之禮豚解而腥之又有體解而爓之又有薦孰之禮禮堅固有此三者皆當先制爲胖言此者證胖與膴不同破諸家之意　同上

量人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　鄭司

農云從獻者肉殽從酒也玄謂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數多少也量長短也 炙章夜反 疏曰云凡者以其天地宗廟饗食事廣祭禮獻以燔從故總之言也又曰先鄭云從獻者肉殽從酒也後鄭不從者以肉殽從酒禮所不言案特牲少牢云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獻尸以燔從故後鄭據此以為從獻以燔詩云載燔載烈毛傳云傅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燔雖不貫亦是炙肉故鄭云炙肉數多少也量長短也者案儀禮脯十脡各長尺二寸是多少長短燔之數量未聞 夏官

外饔 外祭祀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 注疏見上犧牲條

亨人 祭祀共大羹鉶羹 大羹肉湆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鉶羹加鹽菜矣 湆去及反 疏曰云祭祀共大羹者大羹肉湆盛於登謂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及五味謂鑊中煮肉汁一名湆故鄭云大羹肉湆云鉶羹者謂是陪

鼎腳臐膮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之於鉶器即謂之鉶羹若盛之於豆即謂之庶羞即公食大夫十六豆腳臐膮是也 天官

司士凡祭祀帥其屬羞俎豆 注疏見上犧牲條

大司馬大祭祀羞牲魚授其祭 注疏見上犧牲條 小司馬小祭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 注疏見上犧牲條 小子祭祀贊羞 疏曰贊羞謂若上文大司馬職云祭祀羞魚牲之等此官即贊之 夏官

右庶羞

記庶羞不踰牲 祭則以羊不以牛肉為羞 疏曰案有司徹是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酏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牢則糝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為羞 王制

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

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產之醢蚳蝝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蔆芡榛栗之屬　蜩音條　疏曰云水草之菹芹茆之屬者案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朝事之豆茆菹麋臡是芹茆也又有朝事之豆昌本麋臡加豆之實有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其昌本深蒲箈筍是水草故云之屬云陸產之醢蚳蝝之屬者案醢人饋食之豆蠯蚳蝝即蚳之類醢人加豆之實有兔醢又有醓醢皆是陸產故云之屬云天子之祭八簋者明堂位云周之八簋又特牲士兩敦少牢四敦則諸侯六故天子八云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蜩蟬也范蜂也昆蟲之屬云草木之實蔆芡榛栗之屬者案籩人加籩

之實有蔆芡饋食之籩有棗𣑱榛實是草木故云之屬　凡天之所生地之所

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咸皆也　疏曰此一經總結上文既内自盡外又求

助祭之事苟可薦者悉在祭用則上陰陽之物備矣是也祭統

餕餘不祭父

不祭子夫不祭妻食人之餘曰餕餕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

疏曰餕者食餘之名祭謂祭先也因前有賜餘故明食人之餘不祭者也凡食人之餘及日晚食朝

餕之餘皆云餕故玉藻云日中而餕鄭云餕食朝之餘也今此明凡食餘悉祭若不祭者唯此下二

條也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者若父得子餘夫得妻餘不須祭者言其卑故也非此二條悉祭也父得

有子餘者熊氏云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餕其子餘夫餕其妻餘者

謂宗婦與族人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　曲禮上

穀梁子曰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取獸於田夏曰苗因為苗除害故曰苗秋曰蒐蒐擇之舍小取大冬曰狩狩圍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　疏曰四時田獵若用時王之正則周之冬是夏之秋而云畢成者冬是一時總名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萬物已收故得以畢成言之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為豆實可以祭祀　釋曰何休云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故乾而豆之以薦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三也大夫已上禮器之文士三者相傳為說二為賓客次殺射髀骼死

差遲 疏曰何休云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腢遠心死難故爲次殺毛傳云次殺者射右耳本次之今注云射髀骼則與彼異也髀骼者案儀禮髀骨膝以上者是也 三爲充君之庖 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厨尊神敬客之義 疏曰何休云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毛傳云左髀達於右䯚爲下殺此云中腸同彼二說並無妨也 桓公四年傳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俎莊呂反 則公不射 隱公五年春秋左氏傳 魯宣公夏濫於泗淵 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泗在魯城北又曰在南門 里革斷其罟而棄之 罟網也 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 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月令孟春蟄蟲始震

魚上冰獺祭魚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罛音孤罶音柳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罛漁網也罶笱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鼈蜃之屬諸之也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矣鳥獸孕水蟲成孕懷子也此謂春時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為夏槁罝音嗟矠音策　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兎罟羅鳥罟也禁禁不得施也矠擉也槁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擉刺魚鼈以為夏犒　擉七角反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鼈助生物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

鄂麗音鹿 宜當為罜罜麗小網也穽陷也鄂作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魚鼈之網設取獸之物也 罜音獨以實廟庖畜功用也畜休又反以獸實宗廟庖廚也而長魚鼈畜四時功足國財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槎斫也以株生曰蘖澤不伐夭艸木未成曰夭魚禁鯤鮞鯤魚子也鮞未成魚也獸長麑䴠䴠一老反鹿子曰麑麋子曰䴠鳥翼鷇卵鷇音寇一音確 翼成也生哺曰鷇未乳曰卵蟲舍蚳蝝蚳螘子也可以為醢蝝蝠蜪也可食舍不取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別別於雄而懷子也藝極也 國語魯語

屈到嗜芰

屈到楚卿屈蕩子子夕也芰蔆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家臣曰老宗老為宗人者曰祭我必以芰及祥祥祭也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宗老曰夫子屬之夫子屈到也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承奉也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微無也雖使無楚國之稱諸侯猶皆譽之以為善也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諸侯以太牢也大夫有羊饋羊饋少牢也士有豚犬之奠士以特牲庶人有魚炙之薦炙之夜反

庶人祀以魚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共之以多不羞珍少爲差也異不陳庶侈羞進也庶衆也侈猶多也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干犯也　國語楚語

豐卷將祭請田焉子產弗許卷眷勉反徐居阮反　田獵也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爲足　芻初俱反豢音患牛羊曰芻犬豕曰豢　襄公三十年春秋左氏傳

舍人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縣音玄　穜直龍反稑音六種章勇反下同　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鄭司農云春王當耕于藉則后獻其種也后獻其種見內宰職　疏曰內宰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彼內宰上春后獻種亦不敗壞且助王耕事凡

云歲時縣者從納禾始得𠹉卽縣之以至春獻之是以先鄭云春王當耕于籍則后獻其種也　地官

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王當以耕種于籍田玄謂詩云黍稷穜稑是也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　疏曰上春者亦謂正歲以其春事將興故云上春也內宰以上春建寅之月又詔告王后帥領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者一則助王耕事二則示於宮內無傷敗之義也又曰云古者使后宮藏種

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者王妃百二十人使之多為種類藏種者亦是種類蕃孳之祥故使藏種也云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者生此種乃獻之非直道此種不傷敗示於宮内懷孕者亦不傷也云且以佐王耕事者王親耕后親蠶皆為祭事今后雖不耕藏種獻之者亦是佐王耕事云共禘郊也者禘謂祭廟郊謂祀天舉尊言之其實山川社稷等皆用之也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者今世見有此先種後熟後種先熟目驗可知也玄謂詩云黍稷種稑是也此增成先鄭義亦以其先鄭直云先種後種不見穀名後鄭意黍稷皆有種稑云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此已下亦是增成鄭義所分居者唯據九嬪以下三夫人不分居而云三夫人以下則除三夫人亦不得為三夫人以下也云每宮者后六宮故云每此言與下為目也九嬪一人者九嬪九人六宮各一人則三人在也世婦三人者世婦二十七人六宮每宮三人則九人在也女御

九人者女御八十一人六宮宮各九人餘二十七人在也其餘謂不分者故云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也云從后唯其所燕息焉者后不專居一宮須往即停故云唯其所息焉云從后者五日而沐浴者凡侍尊者須絜淨故須沐髮浴身體也其次又至十五日而徧云者鄉所分居六宮九嬪以下皆三分之一分從后兩分居宮假令月一日一分從后至月五日從后者五日滿則右邊三宮之中舊居宮者來替此從后者從后者又來入右邊三宮從后者至十日又滿則左邊三宮者來替此從后者從后者來居左邊三宮又至十五日則三番總遍故云十五日而遍云者無正文鄭以意配之故言云以疑之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者王后六宮夫人有三分居不遍因即尊之三公坐與王論道三夫人尊卑與三公同三公侍王三夫人亦侍后故取並焉者以證三夫人不分居宮之義也　天官

孟春擇元辰天子親載耒

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耤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元辰蓋郊後吉辰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　疏曰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之用辛上云元日子丑寅卯之等謂之為辰耕用亥日故用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者謂天子所乘車上親載耕田之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者措置也保介車右也御者御車之人車右及御人皆是王參乘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言置此耒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然後帥三公九卿而往南郊躬耕耤田也又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為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是陽故用日耕耤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郊

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為主耕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為主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也未知然否云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王既親載耒器置耒應須近王今置耒乃於參御二人之間不近王者明王之已身但是勸農故載耒耜非實農人故不近耒器也所以車右衣甲者以人君尊重故使勇士衣甲居右備非常也云保保猶衣者保即襁保保謂小被所以衣覆小兒故云保猶衣也云帝耤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者耕耤所以為帝耤者舉尊言之故祭義云天子為耤千畝以共齊盛又國語云宣王即位不耤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耤田共上帝故云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案此立春後始郊郊之後始耕案國語先時九日大史告以耕事注先先立春日也謂先立春之前以耕與此不同者國語告耕在立春之前其實耕時在立春之後故國語下云先時五日王即齊宮注先耕時也是

耕前五日王即齋宮而齋是知親耕在立春之後也此言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案國語王耕一墢班三之賈逵注班次也謂公卿大夫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墢卿九墢大夫二十七墢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此是貴賤耕墢相三之數也不云士者士賤不與耕也故國語云庶人終於千畝又周禮甸師是下士云帥其屬而耕耨藉鄭注云庶人謂徒三百人

王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太寢路寢御侍也

疏曰案國語耕後宰夫陳饗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是耕後設饗而此云既耕而燕飲者饗禮在廟燕禮在寢此云執爵于太寢故知燕也國語云饗者蓋用饗之餼具而行燕禮以勞羣臣案上迎春而反賞公卿大夫於路寢門外正朝此耕藉而反勞羣臣在於路寢不同者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在路寢

月令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耨乃豆反　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芓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為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　芓音子徐音茲推他回反

疏曰言掌帥其屬者謂除府史有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而耕種耘耨於王之藉田言以時入之者謂麥則夏熟禾黍秋熟則十月穫之送入地官神倉故云以時入之云以共齍盛者六穀曰粢在器曰盛以共祭祀故云以共粢盛又曰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者敘官知之云耨芸芓也者詩云或芸或芓芸助芓擁本是也云王以孟春至諸侯九推並是月令文言躬耕帝藉者天子親耕三推是也言帝藉者藉田之穀衆神皆用獨言帝藉者舉尊言之云天子三推者三推而一墢云三公五推者五

推而三撥卿諸侯九推者九推而五撥故周語云王耕一撥班三之云庶人終於千畝亦周語又天子藉田千畝在南郊自天子三推以下示有恭敬鬼神之法又示帥先天下故暫時耕終之者庶人也鄭解周語庶人者謂此序官徒三百人也云粢稷也者爾雅文云穀者稷為長是以名云者此釋經及爾雅特以粢為號知稷為五穀長者案月令中央土云食稷與牛五行土為尊故知稷為五穀長及爾雅以稷為粢通而言之六穀皆是粢故小宗伯云辨六粢之名物是也 天官

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薄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重粢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為神倉祇亦敬也 疏曰帝藉者供上帝之藉田也神倉者貯祀鬼神之倉也言天子於此月命冢宰藏此帝藉所收禾穀於此神倉之中當須敬而復敬必須飭正又曰委

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於神倉公羊傳桓十四年御廩災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皇氏云委謂輸也其義非云帝耤所耕千畝者鄭康成云耤之言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義云天子為耤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是耤田在南郊也云藏祭祀之穀為神倉者以其共神之物故曰神倉祇亦敬者經有敬字祇又訓為敬故云祇亦敬言敬者恒以敬敬為心不有怠慢也　月令

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齍讀為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　疏曰六穀云名物謂六穀各有名其色異故云名物也云與其用者六穀所用若六牲六彝所用不同故須辨之云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者黍稷簠簋是婦人所奉之事故使六宮之人奉之六宮之人謂若世婦職云女宮之宿戒者也又曰讀齍為粢者爾雅釋草粢稷也粢字從米以次為聲其齍字從皿

以齊為聲從皿不如從米故讀粢也云六粢黍稷稻粱麥苽者約食醫和王六食云黍稷稻粱麥苽而言　春官

稾人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接讀為壹扱再祭之扱扱以授舂人舂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　扱初洽反劉初輒反又差及反創涉反　疏曰此即稾人兼掌御稾所藏藉田之收以共祭祀之用者也鄭必讀接為壹扱再祭之扱者此齍米與舂人舂之當須扱與舂人無取於接義故讀如特牲少牢云藏於神倉者也者據月令而言知不給小用者祭義云天子藉田千畝諸侯藉田百畝以事天地社稷先公敬之至也是不給小用也　地官

舂人祭祀共其齍盛之米　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為簠簋實　疏曰器實曰齍則黍稷稻粱是也在器曰盛則簠簋是也故鄭總言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屬中兼有麥苽可盛以為簠簋之實也　同上

小宗伯

大祭祀祭之日逆齍逆齍受饎人之盛以入饎昌志反　疏曰其逆齍即大宗伯涖玉齍者是也大宗伯涖之小宗伯迎之是相佐也又曰知齍受饎人之盛以入者案少牢饎爨在廟門之外也明天子諸侯饎爨亦在廟門外今言迎齍明於廟門之外迎入向廟堂東實之於簠簋也　春官

小祝大祭祀逆齍盛　疏曰云逆齍盛者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於廟門外迎饎人之齍盛於廟堂東實之薦於神座前　同上

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　疏曰祭祀言凡則天地宗廟大次小祭祀皆有黍稷於簠簋實之陳之故云凡以廣之也又曰云方曰簠圓曰簋者據外而言案孝經云陳其簠簋注云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知皆受斗二升者旊人云為簋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豆四升三豆則斗二升可知但外神用瓦

簋宗廟當用木故易損卦云二簋可用享損卦以離巽為之離為日日圓巽為木木器圓簋象是用木明矣云盛黍稷稻粱器者案公食大夫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故鄭總云黍稷稻粱器也 地官

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絜 粢六穀也在器曰盛故書表為剽剽表皆謂徽識也 剽芳遙反識式志反又昌志反 疏曰云祭之日表齍盛告絜者當祭之日具其黍稷等盛於簠簋陳於廟堂東又以徽識表其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又告絜淨又曰爾雅云粢稷也彼特訓粢為稷者以稷為五穀之長其總而言之六穀皆是粢故此經總六穀為粢故鄭云粢六穀也案食醫和王六食黍稷稻粱麥苽六食即膳夫云六穀一物故鄭云六穀也云皆謂徽識也者以剽表字雖不同俱是徽識也於六粢之上皆為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餘餅不表獨此表之者以其餘器所盛各異覩器則知其實此六穀者簠簋盛稻粱簋盛黍稷皆有盒蓋

覆之覩器不知其實故特須表顯之也 春官 大宗伯奉玉齍 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 疏曰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

右粢盛 傳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 齊音咨下同 藉藉田先古先祖 疏曰以君子報親不敢不盡心以事之故古天子諸侯有藉田以親耕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者上雖總論天子諸侯此言天地者特據天子自外則通先古謂先祖也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者為祭祀諸神醴酪粢盛之屬於是乎藉田而取之 祭義 天子

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齊或作粢東郊少陽諸侯象 少詩照反 疏曰鄭云王藉田在遠郊故甸師氏掌之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者天子太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然藉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

統

祭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流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 虢文公諫曰 賈侍中云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為王卿士昭謂虢叔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内 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 穀民之命故農為大事 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 出於農也 民之蕃庶於是乎生 蕃息也庶衆也 事之共給

器實曰粢在器曰盛

於是乎在 共具也給足也 和協輯睦於是乎興 協合也輯聚也睦親也 財用蕃殖於是乎始 殖長也 敦厖純固於是乎成 敦厚也厖大也 是故稷為大官 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職為大官 古者大史順時覛土 覛音脉覛視也 陽癉憤盈土氣震發 癉丁佐反 癉厚也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 農祥晨正 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 日月底于天廟 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 乃脉發 脉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土橛巨月反 先時九日 先先立春日也 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 初吉二月

朔日也詩云二月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烝升也膏潤也其動潤澤欲行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稷以告以大史之言告王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官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也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祗敬也祓齊戒祓除也不易不易物土之宜祓音拂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主耕耨王之藉田者司空除壇于藉司空掌地也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農用

田器也先時五日先耕時也瞽告有協風至瞽樂大師知風聲者協和
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王即齊宮所齊之宮百官御事各即
其齊三日御治也王乃淳濯饗醴淳之純反淳沃也濯溉也饗飲也
謂王沐浴飲醴酒及期期耕日也鬱人薦鬯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
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齊鬯犧人薦醴犧人司尊也掌
共酒醴者王祼鬯饗醴乃行祼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絜百吏庶
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監察也膳夫農正陳藉禮膳夫
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農正田大夫主敷陳藉禮而祭其神為農祈也為于偽反大

史贊王（贊道也）王敬從之王耕一墢（墢音鉢又音戍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班三之（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于千畝（終盡耕也）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宰夫下大夫也膳宰膳夫也）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也）班嘗之（公卿大夫也）庶人終食（終畢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為廩以藏王所藉田以奉粢盛粢音咨盛音成）而時布之

于農布賦也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紀猶綜理也協同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陰陽分日夜同也滯蟄蟲也月令曰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土不備墾辟在司寇墾發也辟辠也在司寇司寇行其辠乃命其旅曰徇旅衆也徇行也農師一之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農正再之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農師后稷三之后稷農官之君故次農正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洫故次后稷司徒五之司徒省民故次司空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保大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汜監衆官不特掌事故次司徒大史八之大史掌逆官府之治故次大師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相

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故次大史王則大徇大徇帥公卿大夫覲行農也耨穫亦如之如之如耕時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用謂田器也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鎛音博疆境也畔界也鎛鋤屬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役使干亂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講習也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媚說也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優饒也裕緩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

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匱神之祀不耕藉也困民之財取於民也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國語周語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喻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事亡親祭義公羊子曰魯祭周公何以為盛據牲周異也公盛盛者新穀魯公燾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疏曰云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者正以燾詁為覆故也若似周書燾以黃土之類也然則言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言魯公燾者謂下故上新栽可半平羣公廩廩者連新於陳上才令相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

疏曰廩者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是以鄭注云廩讀如羣公廩之廩者是也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者正以若其時祭粢食精鑿羣公之餼一何至此故知正是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所以降于尊祖故也　文公十三年傳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用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

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
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　家語子路初見
米廩有虞氏之庠　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
上孝今藏粢盛之委焉　疏曰米廩是有虞氏之
庠也者魯以虞氏之庠為廩以藏粢盛　明堂位
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
之穀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疏曰傳稱御
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明嘗之所用是御廩之所
藏也禮記祭義云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百畝躬秉
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穀梁傳曰
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
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

所自親者也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藏帝藉之收於神倉鄭玄云重粢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故為神倉以此諸文知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廩即倉之別名周禮廩人爲倉人之長其職曰大祭祀則共其接盛鄭玄云接讀為扱扱以授舂人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是公所親耕之粟擬共祭祀藏於倉廩故謂之御廩災其屋而不損其穀故書曰不害也

乙亥嘗

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曰致齊御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 先悉薦反又如字齊側皆反 疏曰八月建未未是始殺故云先其時亦過也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享先生亦如之鄭玄云十日者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壬申在乙亥之前三日是致齊之初日也既已戒日致齊御廩雖災苟其不害嘉穀有穀可以共祭祀則祭

不應廢故書以示法也若害穀則當廢不可苟用他穀故也先時亦過過則當書但書過已有成例故傳指言不害故沈氏云杜以先時亦過過則當書傳何以專言不害此丘明之意若非先時有災不害亦書若非御廩有災先時亦書進退明例也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甞不以災害為恐故衛難杜云若救之則息不害嘉穀則傳當有救火之文若如宋災傳舉救火今直言不害明知不以災為害杜必為不害嘉穀者秦氏答云傳所以不載救火者傳以指釋經文略舉其要所以不載救火至於宋鄭之災彼由簡牘備載詳略不等不可相離也

左氏曰書不害也 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書不害

穀梁子曰御廩之災不志以其微 疏曰云災是大事甞亦不小而云微者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其六月之末容得立秋之節

祭未足可書比之災則為微當合舉重而今並書之者是未易災之餘可志而已見其不敬故兼志之如此解則傳云御廩之災不志者謂不當兼志之也今以為微者直謂御廩災也故徐邈云不足志是也徐又云而嘗可也言可以嘗可上屬與范注違不得取之

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鄭嗣曰唯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

天子親耕以共粢盛

天子親耕其禮三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疏日月令天子於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是其文也

王后親蠶以共祭服

王后親蠶齊戒躬桑夫人三繅

遂班三宫朱綠玄黄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之　疏曰王后親蠶齊戒躬桑月令文夫人三繅遂班三宫云云祭義文故彼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宫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宫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鄭玄云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宫半王后也又云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宫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黄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鄭玄云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是也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凱曰夫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物自外至

者也由中出者身致其誠信然後可以交於神明祭之道也　疏曰禮有云云者祭統文鄭玄云五經者吉凶賓軍嘉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為首也大宗伯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　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内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　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　疏曰傳言甸粟知是掌田之官也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也故知三宮是三夫人宮也禮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者文十三年傳文傳兼甸之事焉者納粟者甸師而夫人親舂是兼之也　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　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鄭嗣曰壬申乙亥相去四

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　公羊子曰御廩粢盛委之所藏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御者謂御用于宗廟廩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　疏曰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云云皆出祭義之文御廩災何以書者嫌覆問上粢盛委之所藏故不但言何以書　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者書本不當嘗也　疏曰周之八月非夏之孟秋而反為嘗故以不時言之

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共音恭燎力召反　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

析薪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　疏曰以薪柴出於山
林川澤故四監爲山林川澤之官也薪施炊爨柴以給
燎者以薪柴並文故知各有所用上云薪柴下云薪燎
故知柴以給燎引春秋傳曰其父析薪者此昭七年左
傳辭也其父析薪其子克弗負荷引之者證薪是麤大
可析之物云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者謂無此句之
文也　遂人凡國祭祀令野職　野職薪炭之屬　疏
月令　曰云野職薪炭之屬
者此官令之委人歛之故下委人云掌歛野之賦又云
歛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屬者兼此諸物
也　委人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　委於偽反
地官　式法故事之
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
事　疏曰云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者總此一經皆當
依舊法式用之故以式法目之也云薪蒸給炊及燎者
以其祭祀所用薪蒸無過炊米與爚燎也知麤者曰薪

細者曰蒸者左氏傳云其父析薪薪既云析明其大者曰薪其蒸不言析明其細也云木材給張事者以其祭祀而云木材等更無用木材之處案掌次云張大次小次及幕並須木材明據此所用故云給張事同上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共祭祀之明燭烜音毁夫方符反司農音符　云夫遂陽遂也取日之火欲得陽之絜氣也明燭以照饌鄭司農云夫發聲　疏曰云夫遂陽遂也者以其日者大陽之精取火於日故名陽遂取火於木故名為木遂者也云明燭以照饌陳者謂祭日之旦饌陳於堂東未明須燭照之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為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　疏曰大事者謂若大喪紀大賓客則皆設大燭在門外庭燎在大寢之庭又曰先鄭從故書蕡為麻燭玄以其古者未有麻燭故不從是

以禮記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燋鄭云未爇曰燋是知未有麻燭也後鄭云樹於門外曰大燭者非人所執也燕禮云甸人執大燭於庭不言樹者彼諸侯燕禮不樹於地使人執此注云庭大燭為位廣也此言大燭亦為位廣又樹之於地也云於門內曰庭燎者於門內在庭中故謂之庭燎庭燎與大燭亦一也皆所以照衆為明是以詩庭燎云夜如其何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謂宣王待諸侯來朝之事案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云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戴禮文其百者天子禮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密灌之若今蠟燭百者或以百根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荊燋為之執燭抱燋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　秋官

甸師祭祀共蕭茅　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茜茜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

不共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為蕭蕭香蒿也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　滲所鴆反苴音租又子餘反泲子禮反齊才細反　疏曰此祭祀共蕭茅者蕭謂香蒿據祭祀宗廟時有之若共茅外内之神俱用故云祭祀共蕭茅也又曰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鄭大夫必讀為縮者欲以蕭茅共為一事解之云束茅立之祭前者此鄭大夫之意取士虞禮束茅立几東所以藉祭此義蕭茅共為一則不可若束茅立之祭前義得通又引齊桓公責楚謂左氏僖公四年傳辭彼齊桓使管仲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楚伏其罪云取不共給是也杜子春讀為蕭於義為是故後鄭從之云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見用蕭之時有脂又引郊特牲者欲見非直有脂亦有黍稷云臭陽達於墻屋者謂饋獻之後陰

厭之節取蕭與脂及黍稷焫燒之取香氣上聞故云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云茅以共祭之苴者則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苴者是也云亦以縮酒者左氏管仲辭是也云苴以藉祭者亦指士虞禮也云縮酒泲酒也者鄭君解義語云醴齊縮酌者司尊彝職文此官共茅司巫云祭祀共蒩館茅以為蒩兩官共共者謂此甸師共茅與司巫司巫為苴以共之此據祭宗廟也鄉師又云大祭祀共茅蒩者謂據祭天時亦謂甸師氏送茅與鄉師為苴以共之若然甸師氏直共茅而已不供苴耳 天官

鄉師大祭祀共茅蒩 蒩子都反一子餘反杜側魚反鄭將呂反 杜子春云蒩當為菹以茅為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蒩為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玄謂蒩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與 菹側魚

反苴子都反隋吁恚反又相恚反與音餘　疏曰案大司徒職云奉牛牲此又云羞牛牲者鄉師佐大司徒故此云羞牛牲也云共茅蒩者案甸師職云共蕭茅彼直共茅與此鄉師鄉師得茅束而切之長五寸立之祭前以藉祭故云茅蒩也又曰杜子春云蒩當為菹以茅為菹若葵菹者但茅草不堪食故後鄭不從鄭大夫讀蒩為藉謂祭前藉此後鄭從之又引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者大過初六爻辭引之者證蒩為藉之義玄謂蒩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引之者欲見其蒩為祭之藉此増成鄭大夫之義又云祝設于几東至所以承祭解所以藉祭之意云既祭蓋束而去之并引守祧職者欲見此是祭神之餘不可虛棄必當藏之所藏者即守祧職既祭藏其隋是也言隋者謂祭黍稷三及膚祭如初皆隋減以祭之故名為隋以其無正文故言蓋與以疑也

地官

掌蜃掌斂共白盛之蜃　盛猶成也謂飾墻使白之蜃也今東

蜄用蛤謂之义灰云　疏曰言白成謂飾墻使白之蜃也案爾雅云地謂之黝墻謂之堊黝黑也堊白也若然此經所云白盛主於宗廟堊墻也云今東萊用蛤謂之义灰云者蜃蛤在泥水之中東萊人义取以爲灰故以蛤灰爲义灰云也　同上

幕人凡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　共之者掌次當以張云　疏曰此一經皆供與掌次使張之此云祭祀即掌次云大旅及朝日祀五帝是也此數事皆共帷幕幄帟綬與掌次是以鄭云共之者掌次當以張也　天官

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　爲于僞反　疏曰祭祀言凡者天地宗廟外内祭祀皆有羣臣助祭其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張旅幕旅衆也謂衆人共幕諸祭皆有尸尸尊故别張尸次又曰鄭云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

事者若宗廟自有廟門之外外若外神於郊則亦有壝宮之門門外並有立位言爲之張大幕者以其容旅故知大幕也司農云更衣帳者未祭則常服至祭則祭所乃更去常服服祭服也故言更衣　同上

右薪芻　傳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

尸祝齊戒以將

一穀不升謂之嗛　升成也嗛不足貌　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　康虛　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侵傷　大侵之禮禱而不祀　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疏曰周書者先儒以爲删尚書之餘今據其書與尚書不類未知是與非　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也　襄公二十四年穀梁傳

下牲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 易以豉反 種章勇反 疏曰自貶損者言乘駑馬降牲牢是貶損也云駑馬六種最下者案校人云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是六種馬中最下也云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者天子諸侯及天子大夫常祭用大牢若凶年降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下牲也 雜記下

歲凶年穀不登 登成也 疏曰此下明凶荒人君憂民自貶退禮也歲凶者謂水旱災害也年穀不登歲既凶荒而年中穀稼不登登成也然年歲雖通其亦有異鄭注大史職中數曰歲朔數曰年釋者云年是據有氣之初歲是舉年中之稱故云朔數曰年中數曰歲也

祭事不縣 縣音玄 縣樂器鐘磬之屬也 疏曰此祭事謂祈禱之祭與穀梁禱而不祀之祭同不縣者樂有縣鐘磬因曰縣也凶

年雖祭而不作樂也　曲禮下

閭師凡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　疏曰云庶人不畜者祭無牲者案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是以不畜者常罰之故死後祭無牲也庶人用牲之法若王制云非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注云庶人無常牲取以新物相宜而已是也云不耕者祭無盛者黍稷曰盛耕者所以殖黍稷今惰農自安不殖黍稷故死後祭之無盛也　地官

右穀禮　傳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馳道君行之四祈以幣玉君所祈請用幣及玉不用牲也祭祀不

縣不作樂也祀以下牲當用大牢者用少牢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家語曲禮子貢問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疏曰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是時祭用少牢今公孫黑肱使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乃少牢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大牢者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故也雜記據喪祭故

進用一等士喪禮士遣奠用少牢是也大夫無禘祫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劉炫云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祭有用大牢時也雜記云大夫之虞也皆少牢卒哭與祔皆大牢喪祭有大牢明吉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少牢明是三年一爲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減之也 襄公二十二年春秋左氏傳

諸侯之宫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 縣音玄錫音陽 言此皆天子之禮也宫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 盾純尹反 疏曰案小胥天子宫縣案文十三年

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又明堂位云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擊玉磬則臯陶謨云鳴球是也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其祭統明堂位所云皆天子禮樂特賜周公故云皆天子之禮魯唯文王周公廟而得用之若用於他廟則為僭也若他國諸侯非二王之後祀受命之君而用之皆為僭也云錫傳其背如龜也者詩云鏤錫謂以金飾之則此錫亦以金飾也謂用金琢傳其盾背盾背外高龜背亦外高故云如龜也蓋見漢禮然也白牡是殷之正色大路與白牡同文故知白牡大路是殷天子之禮也　郊特牲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　焉於虔反　疏曰大夫具官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官官各須具足如君也故孔子譏管仲云官事不攝焉

得儉是也祭器不假者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若不假者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聲樂皆具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者故少牢饋食無奏舞之文唯君賜乃有之非禮也者若大夫並為上事則為非禮也是謂亂國者大夫為此上諸事與君相敵乃是敗亂之國也 禮運 祝

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 疏曰祝謂主人之辭告神嘏謂尸之辭致福告於主人皆從古法依舊禮辭說當須以法用之於國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乃更改易古禮自為辭說非禮也而國之君臣祇聞今日祝嘏之辭不知古禮舊說當是君臣幽闇故云是謂幽國

醆斝及尸君非

禮也是謂僭君僭君之禮也醆斝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　疏曰醆是夏爵斝是殷爵若是夏殷之後祭祀之時得以醆斝及於尸君其餘諸侯於禮不合今者諸侯等祭祀之時乃以醆斝及於尸君非禮也此諸侯乃是僭禮之君又曰案明堂位云夏曰醆殷曰斝是先王之爵也天子有六代之樂王者之後得用郊天故知唯天子之後得用之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此醆斝謂祭祀尸未入之時祀酌奠於鉶南者也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是也若尋常獻尸則用玉爵耳　禮運

右失禮

傳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交爵謂相獻酢　疏曰此一節坊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集會也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言唯祭之時乃得交爵故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交爵也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

夫人殺音試一如字繆音穆同姓也以食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　疏曰言同姓者則上文云君不與同姓同車是也云其國未聞者唯有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聞何國名故云未聞又案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則繆侯所饗蓋同姓也且王於同姓雖為侯伯車服與上公同上公既再祼后與王俱祼則上公相於與王同也其同姓上公則后與夫人親祼獻拜送也若異姓上公使人攝祼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祼謂異姓也內宰職云凡賓客之祼獻瑶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王以鬱鬯禮之后以瑶爵亞獻謂同姓也自陽侯殺繆侯後其后夫人獻禮遂廢並使人攝也　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之朝直遥反　疏曰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者以

大饗之時夫人與君同饗於賓是繆侯及夫人共出饗賓陽侯是繆侯同姓之國見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反篡其國而自立故大饗廢夫人之禮不使夫人得預其禮也以此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此云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謂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祭乃交爵若王於上公及上公相饗時后與夫人亦男女交爵與祼同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王禮再祼而酢是也　坊記　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　謂祭竈報其功　盛於盆尊於瓶非所祭也　老婦主祭也

家語曲禮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

子貢問

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鍐音硎紘音宏梲章悅反　言其僭天子諸侯鍐簋刻為蟲獸也冠有笄者為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薄櫨刻之為山梲侏儒柱畫之為藻文　笄音雞屬音燭薄音博又皮麥反步博反又薄歷反櫨音盧侏音朱　疏曰此一節明奢儉失禮之事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者當時謂管仲是大夫之賢者鍐簋者天子諸侯之制而管仲鍐之朱紘者亦天子之紘而管仲朱之故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管仲大夫當緇組紘而與士同今僭天子朱紘旅樹而反坫者是諸侯之禮論語云邦君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今管仲為之山節而藻梲者天子之廟飾而管仲亦為之是皆僭也故云賢大夫是賢者尚為此僭上之事是難可為上者也言他人在

管仲之上者皆被僭也故云難爲上禮器云君子以爲濫濫謂盜竊亦僭也僭上之事也又曰言其僭天子諸侯者朱紘山節藻梲鏤簋是僭天子旅樹反坫是僭諸侯云鏤簋刻爲蟲獸也者案梓人云小蟲之屬以爲琱琢是刻蟲獸也禮器注云簋天子飾以玉此不云者文不具也其旅樹山節之屬已具於禮器及郊特牲疏故於此不復釋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

言其偪士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尺言并豚兩肩不能覆豆喻小也　疏曰豚肩不揜豆者依禮豚在於俎今云不揜豆者以豆形既小尚不揜豆明豚小之甚不謂豚在豆也而難爲下也者平仲賢大夫猶尚偪下是在平仲之下者恒被平仲而偪也是難可爲下

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雜記下

魯隱公

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　疏曰案公羊傳云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傳云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是萬與羽為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萬舞也則萬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劉炫云公羊傳曰萬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為文萬者為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公問羽數於衆仲問執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　疏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為四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

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
晉侯減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鍾二肆遂言女樂
二八為下半樂張本耳非以二八為二佾若二八
即是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豈以一佾
之樂賜魏絳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夫舞所
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
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序
其情又八方之風謂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
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
莫風東北方融風　疏曰八音為金石土革絲木
匏竹周禮大師職文也鄭玄云金鐘鎛也石磬也
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
管簫也八風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為八卦之風乾
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

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兑音金其風閶闔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風體一也逐天氣隨八節而為之立名耳調與融一風二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是其調融同也沈氏云按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紘坤主立秋樂用磬兑主秋分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柷敔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更說制樂之本節音行風之意以八音之氣宣播八方之風使人用手以舞之用足以蹈之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次序人情使不蘊結也蟋蟀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是節其制也舜歌南風曰南風之薫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薫兮可以解吾人之慍

分是序其情也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公

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佾音逸魯唯文王周公廟得

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

疏曰襄十二年傳曰魯為諸姬臨於周廟是魯立文王之廟也文王天子自然用八禮記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周公之廟用八也傳曰始用六佾則知以前用八何休云僭齊也下傚上之辭魯之僭僭必有所因故本其僭之所由言由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他公之廟遂因仍僭而用之今

隱公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公從其言於仲子之廟初獻六羽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謂仲子之廟用六佾他公則仍用八也至襄昭之時魯猶皆亦用八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此減從正禮尚書於經若更僭非禮無容不書自此之後不書僭用八佾知他廟僭而不改故杜自明其證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也

公羊子曰譏始僭諸公也僭齊也下倣上之辭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佾者列也八人為列也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諸公六六人為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諸侯四四人為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

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大國謂百里也疏曰正以諸公有二等故執不知問漫言諸侯明是五等總名文次公下復疑偏指七命故執不知問所以不待答訖而連句問之者正以上文并解諸公六諸侯四故也又曰公侯方百里王制文也侯與公等者據有功者言之矣小國稱伯子男者正以上已有侯故不復言之其實凡平之侯正與侯伯等

小國稱伯子男小國謂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疏曰小國謂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王制文彼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土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公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

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内不增 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 相助也 疏曰正以春秋上下無三公之文故執不知問 天子之相則何以三 據經但有祭公周公 疏曰即桓八年祭公來云云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是也經但有二公而傳言三公故難之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内 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春秋撥亂世以絀陟為本故舉絀陟以所主者言之 疏曰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之相則何以三云云不道二王之後者何二王之後何以二也者正以天子三公主絀陟故偏服言之是以注者解其意 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

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

言也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羽議本所當託者

非但六也故不得復傳上也如初者以為常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

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

後榮華發於外是故八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聽其音可以知其德察其

詩可以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薦之宗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宮足以

協萬民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

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

以感蕩血脉通流精神存寧正性故樂從中出禮
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漫觀其
色而民不敢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
臾離也君子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
姧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侯雅樂鐘磬未曾離
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
除淫辟也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
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
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
殷曰大濩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
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
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
周時民樂其伐紂也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
失禮鬼神例日此不日者嫌獨考宫以非禮書故
從來言初可知　疏曰其託始者即上二年傳云無
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

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於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今傳亦宜云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而言僭諸公猶可言借天子不可言解不得託始意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者謂自此以前不必要指春秋前也而言惠公廟者欲道於周公廟時不為僭故也由非六之故是以不得復祭傳云上古已有六矣知鴻羽者時王之禮且以舉則沖天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故也詩云右手秉翟者其兼用之乎注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外者樂記文也云溫雅而廣大者土之性也方正而好義者金之性也惻隱而好仁者木之性也整齊而好禮者火之性也樂養而好施者水之性也樂從中出禮從外作也者樂記文樂由中出和在心是也禮自外作敬在貌是也此注皆出樂記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者謂同

其文質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功成治定同時爾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故明堂位曰周公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失禮鬼神例日者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之屬是也言考宮與獻羽實同日若置日於考宮之上則嫌獻羽不蒙之獨自考宮以非禮書而已故從下事言初初是非禮辭則獻羽非禮亦可知然考宮得變禮而不置於獻羽上者嫌別日故也知初是非禮者正以初稅畝同文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隱公五年穀梁傳通修　昭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禮

公當三十六人　疏曰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是豫部分也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於公萬者唯有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輕公重已故大夫遂怨又曰釋例曰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以進於廟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禘於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釋天云禘大祭也執干戚而舞謂之萬舞也隱五年傳說舞佾之差云諸侯用六是於禮法當三十六人也此以正禮言耳不知昔時魯君用六佾否公羊傳曰昭公告子家駒曰季氏僭公室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如彼傳文或僭八佾不必六也

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別立

廟　疏曰杜以襄若以次遞毀則廟與先公同處祔於襄公亦應兼祭餘廟今特云祔於襄公似與先公異處故云蓋襄公別立廟　左氏春秋傳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弒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八佾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

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論語八佾

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 楹音盈桓公廟也楹柱也 二

十有四年刻桓宮桷 桷音角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為盛飾 椽直專反 疏曰釋器云金謂之鏤木謂之刻刻木鏤金其事相類故以刻為鏤也角謂之榱榱即椽也 穀

梁傳曰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是言丹楹刻桷皆為將逆夫人故為盛飾　皆非禮也并非丹楹故言皆　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御孫魯大夫　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以不丹楹刻桷為共　穀梁子曰禮天子諸侯黝堊黝堊黑色　疏曰徐邈云黝黑柱也堊白壁也謂白壁而黑柱今范同以黝堊為黑色者以此傳為丹楹而發何得有壁事而在其間故同為黑色也　大夫倉士黈黈黃色　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礱之　諸侯

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禮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非禮謂娶讎女非正謂刻桷丹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為夫人飾又非正也疏曰娶讎女刻桷而事俱非故曰又也或以為又者并謂崇飾夫人理亦通也所以不直言非禮云又非正有見莊有二種之惡故非禮非正兩舉之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於齊而飾其宗廟以榮讎國之女惡莊不子疏曰謂宣公之宮以是禰宮不忍斥之故謂之新宮今惡莊公不子故斥言桓公以見非正也

春秋左氏穀梁傳通入

初平王

之東遷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嗣位故東遷洛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曰其中國之禮先亡矣疏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渾戸門反一胡因反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疏曰昭九年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是此戎為允姓也彼注云瓜州今敦煌則陸渾是敦煌之地名也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為名故至今為陸渾縣十一年傳稱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為辛有言

驗者蓋今之遷戎始居被髮祭野之處

故耳僖公二十二年春秋左氏傳　昭公將

弑季氏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辭　疏曰君討臣下正應言殺今傳云弑故須解之而言從昭公之辭者即下文云吾欲弑之何如是也季氏謂無道者謂無臣之道　告子家駒曰

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諸侯稱公室　吾欲弑之何

如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如人君故言弑　疏曰隱四年傳云與弑公何氏云弑者殺君之辭然則臣下犯於君父皆謂之弑今昭公欲討臣下而言弑違於常義故須解之　子家駒曰

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

僭矣哉失禮成俗不自知也　疏曰失禮成俗不自知也者正以魯人始僭在春秋前至昭

已久故不自知子家駒曰設兩觀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疏曰禮天子諸侯臺門者在禮器文云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者禮說文也乘大路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疏曰禮天子大路者顧命之文也云諸侯路車詩云路車乘馬是也云大夫大車者即詩云大車檻檻是也云士飾車者即書傳云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朱干干楯也以朱飾楯楯食允反又音尹玉戚戚斧也以玉飾斧玉戚干戚反以玉飾斧以舞大夏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已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已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

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疏曰云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者陽氣始起于懷任之物各離其侏也南者任也盛夏之時物皆懷任矣草物畢成禁如收斂盛陽消盡蔽其光景昧然是也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繫馬曰維繫牛曰婁疏曰云此皆天子之禮也者以周公之功得用四代之樂而以大樂之之徒謂之為僭者刺其羣公之廟若祭周公則備牛馬維婁者皆謂繫之于庛不得放逸于郊也又曰繫馬曰維者即詩云皎皎白駒縶之維之是云繫牛曰婁者正以上言牛馬下言維婁維既屬馬婁屬於牛亦可知矣而文不次者意到則言耳皆說云婁者侶也謂取之於庛委已者也委食已者而柔焉柔順也疏曰云牛

馬之類猶順於委巳之人而季氏作賞有年歲矣民從服之固是其宜也　季氏得民衆久矣　季氏專賞罰得民衆之心久矣民順從之猶馬牛之於委食巳者　君無多辱焉　恐民必不從君命而為季氏民反逐君故云爾　子家駒上說正法下引時事以諫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　疏曰子家駒上說正法者即上文朱干玉戚之屬是也云下引時事者謂馬牛維婁是也　昭公不從其言終弑之而敗焉　果反為季氏所逐　疏曰終弑之者謂陳兵欲往攻殺之也　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八下